

123 期四四萍踪简讯

目录

(点击选取文章)

编号	题目	作者	原页码
	一、话说萍踪		
1.	关于《萍踪》之我见		1
2.	回复邓林欣(修改稿)	李汉浩	2
3.	话说《萍踪》三十年	林汉民	6
4.	萍踪寄语	陶世民	10
5.	我的意见	陶世民	10
6.	我最喜爱的读物	吴锦瑛	10
7.	南开 44 级颂	蒋光莹	12
8.	蒋光莹的信	蒋光莹	15
9.	请上网看萍踪	编辑小组	16
10.	叶祖志邬光容孙女的信	叶和静	17
11.	祖容女儿的信	张一帆	17
12.	萧前夫人的信	潘瑰智	19
	二、级友杂谈		
13.	贺信与回复 折射的问题	王铁生	20
14.	交情老更亲	丘第荣	20
15.	民国时期南开办得很独特	楼雪明	24
16.	清血管的食疗——柠檬姜蒜醋蜜	李 环	29
17.	“货比三家”和“因人而异”	茅以华	31
18.	来路便是归途	丘第荣	33

19.	握手	俞寿颐	39
20.	余永年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	编辑小组	41
	三、怀念故人		
21.	悼念曹仲华	余永年	44
22.	对不起告诉你晚了	吴锦璞	47
23.	怀念慈祥的父亲杜宇堂	杜汉芬	50
24.	秦志宏儿子的信	熊禾蒙	53
25.	我的父母亲（节录）	马重光	56
26.	永恒的怀念	左清新	86
27.	李耀祖女儿的信	李飞虹	94
	四、级友动态		
28.	44 级友和亲属半年动态	编辑小组	95
29.	武汉通讯联络员报导	邓林欣	104
30.	福建通讯联络员报导	郑仁伟	105
31.	吴驯叔近况的报导	吴 红	106
32.	傅聪远李群女儿来信	傅文洵	108
33.	45 级校友来信	编辑小组	109
	五、重要公告		
34.	征稿启事	编辑小组	111
35.	讣告	编辑小组	112
36.	南开四四萍踪账务（六）	周月华	113
	六、编后的话	编辑小组	115

[Close]

一、话说萍踪

关于《萍踪》之我见

邓林欣

我们怀念母校，不忘南开精神，于是才有了坚持出刊一百多期的44级《萍踪》。她凝结了诸多级友乃至他们下一代的心血与辛勤劳动，不仅是联接身处四面八方级友的纽带，而且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在这里级友们交流心得，抒发情怀，提供信息，互通有无。她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意义十分深远，有些专辑或文章甚至是难得的历史资料。她已经成为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不忘随身携带几本。已故级友郭一鸣及夫人楼雪明合编的三本《重庆南开中学所教歌曲》就是其中之一。《萍踪》是我们感情的寄托，青春的回忆，南开精神的延续，是值得永久保存和留念的。说实话，我仅是《萍踪》的受益者，而为之尽力甚微，为此自感惭愧。

《萍踪》将如何延续？编辑小组提出了几点设想。我的想法是：（一）同意实现梁国培级友的遗愿；（二）将《萍踪》全套或所刻光盘赠送给母校南开中学，以作为校史资料永久保存；（三）今后各级友可通过电话或网络与自己熟知者联系，互通信息，而不必将《萍踪》延续的重任传递到我们的第二代乃至第三代。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让《萍踪》与我们共存。

[\(回目录\)](#)

回复邓林欣（修改稿）

李汉浩

林欣级友：

看到你的建议非常高兴。你对于44萍踪的评价非常中肯，对于今后的做法：通过电话和网络联系的办法，也是唯一的途径。只是怎样的联系可以更加广泛有效，值得进一步探讨。

你说得很对：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44萍踪宴席已开了122场，还能开多少场？什么时候散席？也是我时时刻刻想到的问题。其实早在萍踪114期前后，已经出现突然停刊的迹象，当

时四片轮流主编，轮到华东片竟然无人组织出刊事宜，不得已才有几位自愿者组成编辑小组，把萍踪简讯延续下来。

现在编辑小组的情况是：原有 7 个人，朱正大哥已去世；延爽兄患严重的老年失忆症，萍踪、影集等出版、邮寄工作，全部由祁夫人林汉民及次子祁亢接替，担子很重，不可再负责编辑工作；绍原兄长期移动居住海内外，生活不稳定；柴英谦虚，只肯帮着存放稿件、打字，不担任编辑。剩下 3 人，丘大哥身体、思维都好，但是高龄已达 93 岁，协助存放稿件、偶而出手编辑一下没有问题，但不可多劳累他；希莹电脑技术足以胜任编辑工作，曾试编 122 期萍踪简讯效果不错，这一期萍踪简讯，就是请她主编。至于我自己，身体、思维尚还可以，但是人有旦夕祸福，总希望能有两三个人，共同商量、存放稿件、轮流主编才好。

按现在编辑小组的实际情况估计，继续一两年，办三、五期印刷版萍踪简讯，或许问题不大，因为现在编辑萍踪简讯，比过去简单，不用找人打字、校对。如果不发生特殊状况，萍踪的未来，可以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两到三年内，44 级友平均年龄 90 岁左右，现有的 3 万多元萍踪款将用完（预计：家庭影集 1 万多元、萍踪 1-123 期刻成光碟 1 万元左右、印刷版萍踪简讯每期 2-3 千元）届时也就停止纸质印刷版。

第二阶段：继续把电子版萍踪简讯，发送链接到南开 45、48 级网站上。这两个兄弟网站都办得很好，而且热情链接 44 萍踪。我们不但可以网上继续看萍踪，还可以浏览学习 45、48 级的资料文章。

没有电脑的 44 级友家庭，现在就要练习上网看萍踪（见本期“请上网看萍踪”）

第三阶段：当编辑小组的人力、精力有困难时，可以改为：只要一两个人，把收到的稿件原封不动存放起来，每半年仍以“四四萍踪”名称，打包发送到两个兄弟网站，届时“编辑小组”变成“转发小组”。直到无人投稿，或两个网站停止活动，“四四萍踪”自然散席。

级友和亲属间多打电话，互相问候、聊天，始终是另外一条有效的联络通道，不可或缺。

以上个人意见，供你和我们全体编辑小组成员、44 财务总监共同参考。盼每个人多提宝贵意见，刊登在以后的萍踪简讯上，供 44 级友和亲属们共同讨论，得出最终意见。

2013 年 4 月于新西兰、8 月修改于广州。

周月华的意见：我个人非常赞同你的意见，现在能坚持多长时间，就坚持多长时间，我财务这块一定会坚守到最后的，因有我女儿曾莘在，她也清楚我们的财务账目，因此我们这边是没问题的。

2013 年 4 月 29 日
([回目录](#))

话说萍踪三十年

林汉民

我一直想在萍踪上写点什么，说说心里话，但本人又不善于作文，现年又是八十有二，提笔忘字，更写不成文，请诸位见谅。

《萍踪》一直是我心中所喜爱、崇敬四四级友自己的刊物，我每期必读，而且是先睹为快，《萍踪》使我学到许多南开允公允能的优秀品德。

今天我随手翻翻拿出一本庆祝《四四萍踪》创刊十周年专辑，屈指一数，《四四萍踪》至今已有 30 岁了，我翻阅延爽一篇漫话《萍踪》10 年一文，当时的一幕幕又在我眼前泛起。

《萍踪》是四四级友自己的刊物，义不容辞就是他自己的事，每次他都认认真真去办好，我也总想助他一臂之力，其中碰到过许多棘手的事，不容我一重述了，只说当时“64”刚过没多久，延爽就非常担心：过去一贯善于整人的权势者们，认为《萍踪》是非法出版物，又有时机大显身手来揪小辫子了。他内心惶惶不可终日，闷闷不乐。夜不能寝，甚至出现许多不现实的幻觉，精神萎靡不振，家人和朋友们都劝说开导他，可他总是愁眉苦脸，思想越发纠结，我觉得他是身体出现问题，当时我有位外甥女在脑科医院当医生，我向她反映了延爽的这个情况，她认为这是一种病态，抑郁症的表现，服了一段时期的药，再加上大家对他精神上的疏导，心情好多了，也慢慢领悟到《萍踪》无碍大事，就放下了这个心。

《萍踪》的出版，受到许多朋友的赞扬，认为你们中学的同学凝聚力这么好，也受到我校印刷厂的大力支持和费用的优惠。早些时候的投寄也经常遇到些困难，为了节省些邮资，延爽用自行车伏了几大包（那时顾不到三轮车，更顾不上出租车），找了好几个邮局，说尽好话，方可接纳，后来总算找到比较近的邮局（公交车三站路），几次交道打过，比较熟悉了，看到这位老先生每次伏了几大包杂志，挺辛苦的，寄办的手续也就给予客气些。《萍踪》的出版编

辑是脑力劳动，费了不少功夫，印发是体力劳动，我们恳求学校印刷厂代为邮寄，但是由于平信印刷品邮局很不重视，往往旁边一丢，不知何时邮出去，再加投递员也马虎，所以很多级友不能及时收到，考虑再三，最近出的122期《萍踪》和旅会影集同寄，多花些钱，用快递可能较为稳妥。

延爽的情况：2007年5月又出现抑郁症症状，区区小事就纠结在心，严重失眠，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等等，原准备暑假我们第二次到四川三郎镇去避暑，已交了预付款，但我看其这样的精神状态，怎能前去，为此，也失去了一次四川碧泉山庄与诸兄姐们休闲旅会的机会，在炎热的夏天，我就陪他到脑科医院、省中医院，找中西专家治疗，核磁共振检查是多发性腔梗，脑干灌注不足，通过治疗，这次恢复的情况不如二十多年前那么理想，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的硬化，这是不可逆的，但对他的治疗一直没有停止过，只希望他的病程发展缓慢些，对于《萍踪》的事儿，他一度曾想推诿过，我就鼓励他，想给他一点事做做，动动脑筋，思维活络些，当然我更是全力以赴地协助他，再就让他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如：老年大学、保健班、夕阳红合唱团、电脑学习班等等，但他这些活动都没能坚持多久，提不起他的兴趣，只有《萍踪》尚能每期完成任务。2010年检查有脑萎缩，2011年他的认知能力出现问题，诊断是脑退化症，而他自己也意识到，为此常有悲观厌世情绪，家人在他面前免提脑退化的问题，情绪和行动上尽量给他鼓励。

2012年元月3日，因感冒发烧，经治疗3天不退，精神恍惚，语言不清，随即到脑科医院急诊，经核磁共振检查，脑左颞侧有出血现象，即住院治疗，其间，还并发高烧、败血症，经抢救治疗，才转危为安，住院二个月后，在家继续治疗，从此后记忆力全无，动作迟钝，生活不能自理，只能请位护工全天照顾，目前生活比较规律，病情比较稳定。至于《萍踪》的印发，过去延爽允诺过“小车不倒只管推”，如今他自己都要坐轮椅被人推着，接下来，这份工作就由我和孩子来替他承担，了却他的夙愿，为《萍踪》画上圆满的句号。

[\(回目录\)](#)

萍踪寄语

陶世民

昔日同窗情和事，

萍踪立下汗马功，

编者读者皆已老，

难言“情书”去或留，

鸿雁来时心澎湃，
“情书”断时空悠悠，
同窗情谊道不尽。
百年归去谁予愁。

[\(回目录\)](#)

我的意见

陶世民

萍踪继续当然好，
可否建议随遇安。
哪里天黑哪里歇，
不必勉强去加班。

[\(回目录\)](#)

我最喜爱的读物

吴锦瑛

自订阅“萍踪”以来，每次收到后都会手不释卷的一气看完。它把我和同学们一点点地紧紧连在一起，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这都归功于所有为“萍踪”编辑、出版积极效力的同学们。

很多同学有的只见过一面，从未交谈过，甚至有的彼此都不相识，是“萍踪”将我们连在一起。在“萍踪”上看到同学们辉煌的成就我为之骄傲；看到有的同学坎坷的一生我也为之不平；同学们回忆起在学校时的美好时光仿佛又将我们带回到美丽动人的青春岁月。同学们写的游记，让我好像身临其境与他们

一起游遍青山绿水。同学们提供的老年养生保健经验和资料更是受益匪浅。

由于条件所限，我很少参加旅会，错过了很多和同学们相处的机会，很遗憾。96年东北旅会印象特别深刻，同学们在沈阳的那几天就像是一家人聚会是多么快乐；还有在“萍踪”上了解到丘第荣在工作中和我是同行，如有机会相见一定会有很多共同话题。岁月如风，转瞬间我们也快步入九十高龄的行列，好多同学相继离我们而去，2009年北京聚会时本想能见到周嶷和马骊平，可是晚了一年，我们没能再见面。还有曹仲华我们在网上聊天时他问我的问题还没能回答他，他就突然走了真遗憾。前几天和郑仁伟通电话，他说现在手发抖写字很困难。收到他寄来的福建报道，看到了他写的字，他能为123期“萍踪”写通讯真不简单。现在同学中最令人羡慕的就是李汉浩和郑世德了，你们还能到处走访，写文章给同学们传达信息。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还在坚持编辑和出版“萍踪”的所有人，谢谢你们让“萍踪”一直陪伴着我们。但是，毕竟我们的年纪都大了精力有限，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适当的时候我们改用其他方式互通信息。

我们曾相识、相知，感谢“萍踪”将我们紧紧相连。

2013. 7. 5

[\(回目录\)](#)

南开 44 级颂

蒋光莹

沙坪少年兢华发

敦品励学敢自夸

东飞伯劳西飞燕

耄耋相逢鬓如霜

寒窗饮恨暗吞声

誓雪国耻百年深

东亚病夫今何在

大国崛起日中天

總角相交气如虹

韶光易逝去无还

重臨校园思既往

馆舍旧经浑相识

半生苦樂共时艱

心劳力拙吾辈老

旅会影集记盛年

乱世遭逢不成歌



一代血泪難湮灭

萍踪篇章皆信史

留待他年任评说

南
开中学奖
状-1941 关
定远

[\(回目录\)](#)

	
南开中学奖状-1941 关定远	南开春光体育会 1939 会员全体照

[\(回目录\)](#)

蒋光莹于伦敦 2013-9-7

蒋光莹的信

迈入八旬后，儿女们百般不放心，几经去他们各家流转，不免失去了自己的活动空间，年前返回台北，过了新年又旧岁，喜见萍踪仍按期发行，准时寄达，忙将近期数册逐页展读，篇篇扣人心弦，得见学长们精神焕发，一如既往，游踪消夏，遍及国内外，如此，乐天福寿古稀，当能步入百岁期颐。

惟刊中亦有讣文出现，又有数位学长悲作古人，不胜叹惋，内中孙步相学长生前笑貌、言谈至今鲜明在心，孙学长夫妇皆生性真挚热忱，多次 44 级旅会中同游，总能感受到他俩行事周全，能助人处必助人，略感告慰者维敏现居女儿家，日常起居得女儿贴心照顾，安享天年，愿她节哀顺变，振作精神，常保心身安泰。

2012-2-29

[\(回目录\)](#)

请上网看萍踪

编辑小组

各位 44 级友和亲属：

“南开 45 形影网站”和“北美《南开通讯》网站”是南开 45、48 级校友开辟的网上天地，办得很出色。从 44 萍踪简讯 118 期开始，他们就非常友好的链接 44 萍踪到他们的网站。我们现在只要网上搜索点击：<http://nankai45.wiki.baihui.com> 或者 www.nankai48.net，就可以直接浏览 44 萍踪简讯和影集；更可以学习浏览 45、48 级校友的文章、资料。

今后一旦 44 萍踪印刷版停刊，我们仍然能够通过两个兄弟网站看“44 萍踪简讯”。因此，家里没有电脑的级友和亲属，现在就要设法在子女、亲属、邻居家里，练习观看 45、48 级网站，做到未雨绸缪。

44 萍踪简讯编辑小组

[\(回目录\)](#)

叶祖志邬光容孙女的信

叶和静

爷爷，您好！我是叶祖志和邬光容的孙女。以下是家里的一些照片寄给您。奶奶平时很喜欢看萍踪，她几乎每一篇都很认真地看。我偶尔也有翻阅。老人喜欢回忆往事，你们这么多年的同学情谊至今保持联系让我也感到很开心。希望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叶祖志和邬光容的孙女：叶和静

[\(回目录\)](#)

祖容女儿的信

张一帆

汪晓光已转告我们关于《萍踪》征集照片的事，我们很感激多年来为办好这个刊物而辛勤忙碌的前辈人们，《萍踪》给我母亲的晚年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乐趣和期盼，她看着当年学友们的信息，愉快地回忆当年的青春岁月，总是给我们讲在南开的那些往事，常常会高兴好些天。我们也会被感染，把每一期萍踪都仔细翻看，内容真是很丰富，很吸引人，使人由衷地产生敬佩之情，羡慕前辈们精彩的生命历程和宽广的情怀。现在，母亲已经离我们远去，《萍踪》也即将进入尾期，所有的辉煌都已将淡出视线，剩下的是留在人们心中的怀念。愿《萍踪》中的人们永远快乐。

祖容的女儿张一帆

[\(回目录\)](#)

萧前夫人的信

潘瑰智

萍踪编辑小组：

您好，我是级友萧前的爱人潘瑰智，每次看到萍踪简讯都让我回忆起旧事和故人，内心十分温暖，在此对各位组织者、编辑表示由衷的敬佩和感谢！

我在2013年第3期中看到征集家庭影集的通知，特此将萧前的旧照找出，扫描发给贵刊，谢谢！

[\(回目录\)](#)

二、级友杂谈

贺信与回复 折射的问题

鉄生兄：看到你 青春焕发 将有结婚之喜 祝贺你 生活愉快鱼水之欢！ 世德

世德兄：谢谢！ 鉄生

[\(回目录\)](#)

交情老更亲

丘第荣

杜甫诗云：“交情老更亲，天涯喜相见。”童年时代，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不可能有这样的感受。

2000年3月丧妻，郑世德兄从西北半球的美国飞到东南半球的奥克兰和我相会，使我得到极大的安慰。

2003年，李汉浩夫妇来奥克兰和他们的儿子一家团聚（他们的儿子一家是早一年移民来新西兰的），我也得以和他们多次见面，相聚甚欢。

2005年，我回国定居，在南京，见到了南京各级友，李琰夫妇还特地从北京来南京见面。可惜的是，当时已经见不到郭一鸣、严效桐和李曙了。

2008年，我定居南宁，郑世德兄从上海来南宁，那时孙步相兄尚健在，和蒋维敏嫂子一起，我们度过愉快的两个星期。

2012.12.5.李汉浩兄从广州，俞寿颐兄从南京来南宁，可惜步相兄不在了，我们和蒋维敏嫂子。她女儿和儿子一起，欢聚了五天，上都报道过了。

2013年5月28日李琰从北京到广州开会，他眼睛几乎全失明。由夫人杨美娥及秘书赵东芝陪同。会后，于5.31.飞南宁，申洁如也按约，于6.1.从西安飞南宁相会。有朋远方来，不亦乐乎！和李琰夫妇八年不见了，抗战也就八年啊，他们都白了头，但头发还很多，不像我是个秃子。杨美娥在女性中算是高个子，腰有点驼了，李琰是矮子，腰也有点驼。但脸色很好，申洁如因夫君在西安，于1962年从南大调西安西北大学了。1992年南大90周年校庆，她曾回来参加庆祝会，这之后就没有再见面，至今二十年喽，杨美娥说，2009年她们在北京见过面，所以和我和我儿子三人一起去接机，免得认不出来。结果还是闹了笑话：旅客全走光了，怎么不见？儿子说，机场门口有个小老太，会不会是她？我和杨美娥出去一看，马上就否定了，脸黄肌瘦，腰又有点驼，怎么会是她！她在低头按手机号码，我们则东张西望，扫描找人，忽然儿子接到电话，说她是申洁如，在机场门口，找我们。儿子回头一看，电话竟然是背后面这小老太打来的，马上叫我们，杨美娥才认出来了！是她，就是她！咋一看，哎呀！当年妙龄少女的风貌

已象“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不！还是杨美娥的眼力差，当年的风貌，仍然依稀可见。在回旅馆的车上，我们高兴地谈个不停。

6.2. 一起玩了青秀山，6.3. 打算参观民族博物馆，搞错了，这天是星期一，不开馆，只好改游体育馆和南湖公园，那里有榕树和从非洲买来的各种有名的树木，合成“名树博览园”。6.4. 申洁如和东芝去北海旅游，很不巧，遇雨，也有点运气，遇上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好心人，开车带她们参观了老街，也去了银滩。到银滩尽管大雨，申洁如还是下去取了点海沙作纪念。这天，我和儿子则和李琰夫妇去民族博物馆参观，不料，迟到了，已关馆。正在做清洁工作。幸好，管理人员很客气，让我们进去参观二、三两层。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只是无法买纪念品了。从博物馆出来，就沿邕江游邕江公园、风景确实很美。6.5. 上午，招待来客喝早茶，这是潜规则。晚上在我家吃水饺，小云吞，皮蛋稀饭。我发现他们都吃得很少，李琰说他只吃七分饱，晚饭只吃一小碗稀饭，申洁如说她在西安，买一次饭吃两天。连杨美娥声称吃饱为止，年轻的东芝都吃得不多，比不上我这93岁的老头。

相聚这几天，边游览边谈，边吃饭边谈，聚在客厅更是畅谈，没有顾虑，没有保留，正如汉浩兄所说，不是来旅游，而是来见见面，谈谈心，寿颐兄说，谈心，把积压在心的话痛痛快快地倾诉，心情舒畅，是“排毒”，对身体有益。没有理解错吧？

6.6. 依依惜别。天长地久有时尽，南开情谊无绝期。晚年，能和这么多的级友欢聚，满足了！

2013.6. 于南宁

[\(回目录\)](#)

民国时期南开中学办得很独特

楼雪明转载

字迹潦草作文卷获第二名

民国年间，包括北师大附中、南开中学以及过去许多成功的中学，它们之所以成功，无非就是最大限度地实施了人的教育，不是以培养考试能手、习题高手作为首要的教育目标，而是以培养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为目的。

抗战前后的重庆南开中学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无法替代的活的先例。

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1945年，抗战胜利的那个秋天，南开举行作文比赛，题目是“论述两开精神”。一位高一学生突然想到南开精神就是“五四”精神，“允公”就是“民主”，“允能”就是“科学”，“日新月异”就是破旧立新，他“越想越激动，字迹潦草，墨迹斑斑，卷面肮脏”，结果竟获得了第二名。一丝不苟的喻传鉴主任亲自找他谈话，“你知道你写得这样乱为什么还得第二名吗？”“就因为你论述南开精神有独到之处……可见你肯于思索，有头脑……现在的中国就是需要民主、需要科学啊！”

这不仅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的一个例子，也是无时不在实行公民教育的证据。

作为人的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教育的特点就是开放、多元、兼容，允许自由讨论，学校里并排张贴着《中央日报》与《新华日报》，学生可以对照着看。高年级学生经常对各种思想观点开展讨论。

1943年1月，这些少年学子曾就真理标准展开过一场无拘束的讨论。在每周的周会上，学校经常会邀请各种不同观点的社会名流来演讲，周恩来、冯玉祥、马寅初、孔祥熙、何应钦、陈立夫、孙科、翁文灏、王芸生、王云五、胡政之、老舍、曹禺以及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都在其中。“在那个讲台上，你能获得不少虽然零碎但却是课堂上没有的知识。你也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

辩论“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

时事辩论赛也是南开的家常便饭，“战争促进抑或毁灭文化？”“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实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等等辩论题让人难忘。一位女生记得，高二那年她参加全校男女生两部举办的一次辩论赛会，题目本来是一件生活琐事，张伯苓校长散步时偶然看见海报，说没出息，什么时候了，净辩论这些小事。

当夜题目就改成了“美国是否应该参战？”其时离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参战已不远。无论他们的翅膀多么稚嫩，他们的思考多么肤浅，他们在校园里获得的这些训练，对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终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作为一所著名的私立中学，南开学子中有不少国民党政要的子弟，但他们在校园里未受到任何特殊待遇，他们也从不拿自己的家庭背景在同学之间逞威风，一样的穿校服，一样的吃食堂，这也是学校的规定。唯一特殊的是在办壁报时，高一学生王纪五曾利用特殊身份直接采访他爸爸王世杰（当时的外交部长），写出了像模像样的独家专访。

不参加体育活动要记大过

操场上更是南开学子们自由驰骋的场地，每天下午三点半，所有学生都要走出课堂，融入火热的课

外活动中（主要是体育活动），如果学生偷偷躲在教室里做功课被发现的话，要立刻记大过一次。对体育的重视已成为南开的特色之一。

当然南开对美育和锻炼动手能力的技艺活动也一样重视。音乐教室里，音乐教师阮北英几乎是不分昼夜地教每个班、每个组，从中国民歌、抗战歌曲直到西洋古典乐。上世纪80年代，当几个60岁的学生在80多岁的阮老师面前，流着热泪唱起他从前教的歌时，已经几十年没有听过这些歌的老师激动得哭了。

在学业的传授上，南开的老师更有独到之处，不拘泥于本本，没有成见，往往没有现成的框架、整齐划一的答案。一位同学作文开头第一句写道：“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国文老师陶光在“的”字后面加了个逗号，变成了“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这样的作文课堂讲评是能让你终身获益的。

南开中学自编的国文课本，首席语文教师孟志荪是主编之一，蒋介石所喜欢的王阳明一篇也未能入选，曾国藩家书也只选了一篇。顺便说一句，蒋介石几次来看望张伯苓，但张在权势面前不卑不亢，这显示了老南开中学傲然独立的精神气质。

白卷却“给分六十”

在那里，考试不是衡量一个学生的绝对标准，课业讲授也不是衡量一个老师的绝对标准。

遥想当年，重庆南开中学，物理老师魏荣爵教学水平之高、教学态度之严谨都是有口皆碑的，决不是不负责任胡乱评分的人。1941年毕业的谢邦敏富有文学才华，但数、理、化成绩不佳。他在毕业考时物理交了白卷，即兴在卷上填了一首词。

魏荣爵评卷时也在卷上赋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使这位学子顺利毕业，并考入西南联大法律专业，后当登上了北大讲坛。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学校真的足以让后人开眼界。

正是有了一代教育家张伯苓那样的校长，有了一大批优秀、有强烈责任感的教师，即使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重庆南开中学也始终保持着高水平的教学质量，继续弘扬激发、培育而不是扼杀每个孩子个性和创造性为核心的办学理念，最大可能地践行了人的教育。

傅国涌 《羊城晚报》)

(回目录)

清血管的食疗-檸檬姜蒜醋蜜

李珩

清洗血管的食疗方法必须存！必须转！打通血管绝密配方，给亲爱的人试试！

赭石一位居住在伦敦的人的亲身经历，他去巴基斯坦开会的时候，突然胸口剧痛，后来被医院验出来，他的三条心血管已经被严重堵塞，需要做搭桥手术。手术的时间是一个月以后，在这个期间，他去看一位 Hakim—就是回教国家对古法治疗师的专称。这位 Hakim 让他自己在家中做一个食疗，他吃了一个月。一个月后他去同一家医院做检查，发现三条血管干干净净，原来堵塞的地方已经全通了。他是一位虔诚的回教徒，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他把自己的经验放在网上分享，他的前后两张血管照片也放在了网上，在照片中，服用食疗之前与之后的分别连普通人也看得出来。

材料：同份量的柠檬汁、姜汁、蒜头汁、苹果醋各一杯，蜜糖适量。一个半柠檬二大块姜三头蒜一小瓶苹果醋做法：

1，蒜头去皮，姜去皮切小片，一起放入榨汁机榨汁，或者放入搅拌器打成浆，用网布隔渣，手绞出汁。

2，将蒜头、姜汁放入瓦煲，加入柠檬汁与苹果醋，大火滚，小火慢煮，不要盖锅盖，让水份蒸发，大约需要半小时，剩下大约一半汁液。

3，温度降下后，加入蜜糖，仔细搅匀，蜜糖需要很多，主要是令汁液容易入口。将成品存在有盖的玻璃瓶中，放入雪柜。每天早饭前空肚服用一汤匙。吃上一个月以后去医院做次检查，会发现血管干干净净，堵塞的地方已经全通了。

李珩（注）：

我与老伴正在用，血压都下来了。杨美娥以往高压常达 160、150、现到了 120、130；我高压有时 140 左右，昨天 120、130；我的一位朋友血压也从 160 多降到了 140 多。我的脑梗阻很严重，病灶部分都堵了 70%-80%，后吃玻璃维和立普妥，以往稍一工作头就晕，严重时曾晕倒在地，吃了 2 位药，头晕的感觉没有了。吃了这份方，除没了头晕外，好像精神状态好一点。这就是我的体会，供参考。

[\(回目录\)](#)

“货比三家”与“因人而异”

茅以华

今年六月, 我因血小板逐月下降到 23 万 (参考值 100 万-300 万), 才离开中医院, 转往市第二医院。去后, 请血液科大夫会诊. 该科大夫按通常做法, 采取的措施是: 打激素或打进口针“特比奥”, “每针 1300 元, 打十天, 自费”或“丙种球蛋白” (每针 5000 元, 打五针, 自费). 但这些措施都有副作用, 且血小板升起后, 仍然会反弹下降, 就要继续打针。我们考虑: 有必要找权威专家看一看。於是到协和医院请一位医德双馨的老专家诊断. 通过四次化验, 详细询问病情, 临床诊断, 他说: “按你的情况, 血小板临近 20 万不能说没有一点风险. 但问题还不算严重, 可以确定原因是中成药和止痛片造成的, 已排除 mm (骨髓瘤), 可诊断为‘药物相关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考虑到安全 (避免来回折腾) 和尽量节约, 你可按常规治疗, 但时间是缓慢的. 注意不要碰伤出血, 要打持久战”。随即开了升血小板胶囊和血美安。经过一个多月服药, 血小板升到 32 万, 目前在继续服药。回想 2002 年, 因心脏病住院, 医生再三动员做冠脉造影安支架, 我们也是多方面征求意见, 决定了保守疗法, 至今情况尚可。由此我深有体会: 人说买东西要货比三家, 其实看病还不是要货比三家啊! 而作为一合格的医生, 对病人采取措施, 也不能千篇一律, 更不该以经济利益为重, 而要“因人而异”。以上算是我向诸级友提供的一点健康心得吧!

[\(回目录\)](#)

来路便是归途

丘第荣

引子----迎神曲

1. 灵台上, 燃起星星微火, 黯黯地低头膜拜,
2. 问: 来从何方来, 去向何方去? 在这无收束的尘寰, 可有众生归路?
3. 空华影落, 万籁无声, 隐隐地涌现了, 是宝盖珠幢, 是金星法相。
4. 只为问来从何方来, 去向何方去? 这轮转的尘寰, 便

没了众生的归路。

5. 世界上，来路就是归途，归途也成来路。

正文——胡思乱想

我们不过是空气、水和泥巴的聚合，总之，不超过周期表那几十种元素，出现在这有生命的世界，不是由于自己的意志，而是纯粹属于偶然，并且是暂时的，几十年、一般不超过一百年，之后，生命又必然消失，遗体又分解为空气、水和泥巴，还是那几十种元素，回归大自然。这就是尘寰的轮转。但这尘寰并非密闭圈，它只是送来新的客人，不会让那个重覆出现。所以，之前不曾有我，之后也永远不会再有我，就像我不曾出现过那样。

世界真奇妙！费尽多少人们的感官，解不透宇宙的真谛。“时间”，大家都承认其存在，并且无处不在，可就是看不见，摸不着。时钟停了，它仍然流逝，如果一切都停止了，没有风、没有雨，树叶一动也不动，鸟不飞，兽不走，太阳永远天空照，它仍然流逝吗？谁也不知道。它没有个开始，也没有个终了的时候，就像是一条没有个开始源头，没有个结尾的长河。人们为了便于记载，在其中刻画一点作为原点，人为地定为“公元”，今后对时间就说公元前多少年，或公元后多少年。

天文学家认为本来没有空间，只有一团物质，公元几十亿年前，这团物质突然爆炸，才炸出个宇宙空间，现在天上的星星便是那些爆炸物，并且还在往外移动，也就是说，宇宙还在膨胀。之后，又过了多少亿年，才形成我们这个这个太阳系，八颗卫星围绕着转，地球就是其中之一。又过了多少亿年，才出现人类，人们考古，发现在人类之前，曾经出现过恐龙。后来恐龙绝种了，绝种的原因有多重学说。再过几千万年，人类才出现。

至于那来如此庞大的一团物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唯物论”一书也只能用“物自在”（Ding an sich）一句带过，也就是说，本来就有，无法考查，这团物质呆了多长时间才爆炸？哪来如此大的能量爆炸？就更不清楚了！

回过头来说人类，人类能够繁衍多少年？几千万年？一亿年？十亿年？由于本身遗传的原因，或外界的原因。我想总有一天会绝种的，之后会不会，又经过若干年，又出现另外一种新的、比人类更聪明的物种，他们经过考古，发现我们当今的文化，继承、发展，又出现一个更繁华，更进步的世界？不过有人估计，一亿年后，由于二氧化碳缺乏，地球上除了细菌外，什么生物全没有了。这就另当别论了。在这样长的时间内，谁敢保证没有一颗外来天体把地球冲击得粉碎，岩浆四溅？或者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热量只能从高温向低温流动，那么，总有一天，太阳势必会熄灭，专家估计时间为 60 亿年后，那时天就全黑了，气温将降下多少度？海水结冰到海底，空气也将液化，甚至说太阳将膨胀，吞噬地球。总之，那时候地球就全毁了，功高盖世，流传千古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及那建立在李坪发现的那牢不可破的基石上的三峡水坝，都将无影无踪，当今看来是庞然大物的航空母舰，比 PM2.5 都不如。什么高楼大厦，豪华别墅，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故宫、罗浮宫以及其珍藏所有的稀世珍宝，贝多芬的交响乐等等全都无影无踪。同样，天上所有的太阳，都将一个个熄灭，那时，整个宇宙都成为一个等温体，所有星球都在这整个黑暗宇宙中运转，静静地，永恒地，亿年、亿亿年、亿亿

亿年、亿亿亿……年，永无止境。当然和我们没有关系了，我们早已不存在！

在有生命的世界里，人类自诩为万物之灵，其实矛盾百出，最突出的是一方面求生存，另一方面又自相残杀。衣食住行发展得很不错，天上有飞机，水上有豪华游船，陆地有各种车辆。高楼大厦，豪华别墅，衣食琳琅满目，任你挑选。医药发达，还有各种慈善机构，该是多么美好的乐园！繁花似锦，莺歌燕舞。然而，另一方面又有各种兵工厂，制造各种杀人武器，从弓箭到枪、炮、坦克、炸弹、原子弹、导弹、轰炸机、军舰、航空母舰等等，不一而足，并且越来越先进。唯恐不够凶狠。还有战略战术，打得炮火连天，遍地血腥，比豺狼狮虎野兽厉害，它们的武器只有爪牙，也不会组织。为一个孩子的治疗，医生们费尽心思，而一个原子弹一下可以炸死十多万人还嫌少，既要进攻，又要防御，既要雷达侦查，又要隐形。我看花在破坏方面人力、财力比花在为民造福的人力财力要多得多。这个对照，反差太大了！这就是万物之灵？不太愚蠢了么！

我说罢！罢！罢！不要那么愚蠢了，在这宇宙中，我们这个地球只不过像颗灰尘，在时间长河中，这有生物的世界那怕繁衍十亿年，也只是一刹那。我们一个人就更渺小了。不过是生命世界中的匆匆过客，几十年，那怕一百年的时间，真是一刹那的一刹那。犹如银幕上的影子，灯一灭就无影无踪，没有彼岸，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没有灵魂，没有来生。躯体分解，归还天地，今后多少亿年的事情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因为我们已彻底消失。这是永恒的不归之路。

我们如有成就，留点什么给后人，也是好的，他们会想念我们，我们也曾得益于前人。然而毋须“苦争春”，即使零落成泥碾作尘，仍然香如故；（陆游）如果掌了权，奉劝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辛弃疾）倘若一事无成，也别难过，莫悲伤，你没有做亏心事，淡薄名利，泰然处之；要是有伤天害理之罪，赶快忏悔吧！免让你的子孙为你担当骂名。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骨肉来自大自然，死后还归大自然，死亡和生前一模一样，我们只是在生命世界做了一次匆匆的过客，所以遇事都无需看得太重，淡薄名利，泰然处之，平静地度过这一生。

这是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帽子随便怎样扣，事实就是这样，我想。

2013. 9. 于南宁

[\(回目录\)](#)

握手

俞寿颐

握手；

在社交场合中是一种礼节，

通过它可以拉近双方的距离，

表达出你的诚意和对他的尊重。

一切不愉快的往事都将会烟消云散，

一切合作的愿望和事业成功也将从此开始！

握手；

在同学的聚会中那是一种怀旧，一种思念和激励，

从久别重逢中

它可以勾起你少年时代美好的回忆，

从亲密的同窗情意中

多少挽回一些岁月蹉跎中的失落，

同时

它还能重新激发出你对未来的憧憬，

重圆你们那尚未消失的少年旧梦。

握手；

在老年夫妻中像那夕阳下的一片晚霞，

它能弥补过去的失落和情感上的疏忽，

重新表达你对老伴晚到的爱慕，

也能再次引起彼此心灵中的共鸣，

唤醒那尚未消逝的亲情和爱情。

握手；

无论握手、执手还是牵手，

都是一种情和爱的体现，

在老年朋友中，

更是一种缘分。

岁月和命运之神

让你们相识相聚在一起，

像那飞驰的电波

将带去你人生中的烦恼、孤独和心中的创伤。

它像新酿成的清甜美酒

让你们分享到久违的醇香，

它更像一副灵丹妙药

在夕阳的余晖中

共同尽享

人生旅途中晚到的爱，

平凡生活中的康宁和快乐。

[\(回目录\)](#)

祝贺余永年教授九十华诞文集

编辑小组摘编

2013年，44级校友余永年九十华诞。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国菌物学会主办的“菌物学报”，特别增刊（2013 VOL. 32）标题：“中国菌物科学研究与展望—祝贺余永年教授九十华诞文集”，特约编辑庄文颖院士（余永年的弟子）。

在256页精美的文集中，序1作者魏江春、序2作者李玉，以及第一篇论文作者，也都是两院院士。27篇科学论文，均出自余教授学生或亲友之手。他们背着余老师，组织编辑这个文集，作为生日礼物，给他一个惊喜。

文集资料：

一、“余永年教授简历”

余永年教授 1923年出生四川万县人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菌种保藏委员会首届学术组成员

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微生物学委员会委员

中国科学院真菌地衣系统学开放实验室首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农业大学兼职教授

四川三峡学院客座教授

美国传记研究所（ABI）学术委员会顾问

《真菌学报》主编

《Mycosystema》和《中国孢子植物志》副主编

中国真菌学会理事长

北京玛西蒙技术开发公司董事长

二、主攻菌物系统学和生态学，对霜霉、白粉菌和水生丝孢菌尤为擅长。发表论文120余篇。著有《真菌与人》、《真菌分类学大纲》等20部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附：余永年级友对祝寿文集的解说：

该祝寿文集是我的朋友和学生背着搞的，说要给我一个惊喜。今年4月为了避免搞祝寿“劳民伤财”、减少宾主的麻烦，我曾去海南岛躲避了1个月。回京后她们将《祝贺余永年教授九十华诞文集》100本作为生日礼物之一送到舍下，真令我惊喜不已，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旋即转赠部分给NK-44级友(大陆7人、台湾3人)。

该文集的两篇序言是由两位院士撰写，第一篇论文也出于一位女两院院士之手，其他文章也是与我的亲友和弟子有关。从专业水平看，尚称上乘。因该刊物是“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被英、美、德等世界16种数据库和期刊收录(公私定阅户除外)，因此可以称得上是有国际影响的。

《菌物学报》原名《真菌学报》，1982年由我一手创办[刊]，并曾担任10年的责任副主编和主编。我的真菌[菌物]学导师(1956年我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报考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所长的研究生，被录取为他的关门弟子)是饮誉世界的戴芳澜院士，他上世纪初清华学堂毕业后，保送留美深造(读普通大学和研究生院)，回国后终生从事真菌学教育和科研，被誉为中国“真菌之父”，1973年他80岁时辞世，今年是他冥寿120诞辰。为了纪念他的光辉不朽业绩，从2009年开始，我便邀请国内外有关菌物学家撰稿，由我主编出版《中国菌物学一百年》一书(约100万字)，今年可望出版面世。我年迈多病，2000年又罹Bladder Cancer，带病工作，弄得心力憔悴，惶惶难安，但仍很乐观自信，争取到期颐。

永年 Jun 16, 2013

[\(回目录\)](#)

三、怀念故人

悼念曹仲华

余永年

[永年注：仲华级友离开我们已100天了！他不仅是我南开、川大同学，而且是终生保持联系的知心朋友。他的仙逝令人心碎，他的晚年生活使人唏嘘。在川大的数年学习中，川大南友尽管院系不同，但经常一同散步送走晚霞，我们共同组建了“川大南开同学会”，他是我们这个小团队的核心人物，有时闹小矛盾，都是他当调解人。在他谢世的两天前，还在电话上与我愉快地聊天，怎么两天后就传来噩耗，真使人难于接受。他辞世后的这100天，他的许多故事经常萦绕脑际。最令人不安的是他晚年的数奇生活，详见2006年我写给他的信。]

仲华：丙戌春节转瞬已逝，您过得好嘛！？除夕那天正逢您 85 诞辰，“人生七十古来稀”，健康地活到八十五岁，很不容易，已是高龄老人了！在此给您拜个晚寿和晚年。但是，比起当代新标准，人类平均年龄应为 120 岁来，您最少还有 35 年好活，您应好好设计一番未来的 35 年，即要到公元 2040 年啊！

最近我常在想，我们这一代人有点生不逢时，解放后的二、三十年，精力充沛、风华正茂时，却将大好时光浪费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干了不少无效劳动之事；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精力已成强弩之末，逐渐衰老、进入晚年。我们的暮年虽处盛世，大形势还算不错，但由于时代的变迁，价值观的差异，代沟距离加大，中华传统儒学文化精华的沦丧，“忠、孝、仁、义”被遗忘或 OUT OF DATE，使我们的晚年生活不尽如人意，有的甚至是颇为数奇。世上所有的孩子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父母的无私只能换来孩子有条件的孝顺。曹雪芹却早已看开，他在“好了歌”中说：“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远的不说，就看我们自己和身边熟悉的人吧：如左远鹏守候在慈母膝下尽孝直至她 99 岁高龄仙逝，如今他孤身一人凄清度晚年，妻丧子散，3 个子女谁也不管他。我虽有 3 个儿子，他们大学毕业后，但各自成家立业，散居天涯海角，在北京我们是典型的空巢家庭。老伴不服老，不自量力，退休后下海搞公司，除耗费大量精力和时间外，已投资超过近 100 万元，连成都的祖宅都卖了投入，现在仍是负债经营中，哪还有精力顾及家中之事，家庭生活、老年晚景，不堪回首。您也是三个子女的父亲，总的情况似比我和远鹏都强，但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不如人意的地方仍有待改善，自己的幸福要敢于斗争。我觉得目前您似应改变现状：首先，暂时离开广州，再次申请赴美宗荻（二女）处住一段时间；如再被拒签，今年夏宗苓（长女）儿子赴英留学离京后，来北京长女处小住，这儿老同学较多。其次，住宅须变换：无电梯的 6 层楼对 85 岁的老人来说似赚太高，宗伟（儿子）他们既有自己的住房，媳妇又不愿与公公同在一个屋檐下，那干脆就分开；将您的现房进行处理，或卖或换到低层（一、二层），如让点小利，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第三，物色一位合适的保姆（男性亦可）或可人的老伴，老伴可“搭火”（同居）或结婚（远鹏曾有建议），总之，要使自己晚年过得舒畅快活为目的。我这些建议，对您这个传观念较浓的人，一时可能难于接受，但是希望您考虑考虑老朋友的意见，用积极态度对待这些建议。元宵节将至，祝您圆圆满满！快快乐乐！

永年 2006.02.11 北京中关村

[\(回目录\)](#)

对不起我告诉你晚了

----忆级友曹仲华

吴锦瑛

见 122 期萍踪，知曹仲华已离我们而去。但在我心中总有件事对不起他，记得我第一次上网时，他问我“怎么当上先进工作者的？”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说等北京聚会时告诉他，但在北京聚会时由于老伴有病，匆匆呆了几天就走了，也没能和他好好聊聊。回家后成了心病，总觉得同学和你谈心，你都不理人家这多不够意思。后来于 2010 年 12 月 12 日写了一封信。可不知为什么没收到，我曾问过李汉浩，地址没错，很遗憾。现在借着萍踪的平台我还是要告诉你，一是完成我们之间的约定，二是借此对我工作几十年做下总结。

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我共得了 12 块奖牌，主要有国防科工委的“献身国防科技事业”奖章；国家科委的“三等国家发明奖”奖章；全国妇联的“全国三八红旗手”奖章。其余九块是辽宁省及沈阳市的劳动模范及先进生产者奖章。所取得的这些荣誉主要是客观条件造成的。

1. 沈阳冶炼厂是我国唯一的有色金属综合性冶炼厂，我所担任的化验工作是生产的眼睛厂里非常重视，在五十年代初就引进了当时国外先进的分析设备，当时国内的工厂很少有这样的条件。我有幸接触到国外的新技术。1952 年开展极谱分析时我厂没有极谱分析仪，中科院应化所将日本极谱专家做实验的仪器借给我们配合生产，使我厂在全国第一个将极谱分析应用到生产。将金属锌的分析时间从 8 小时缩短到 2 小时。53 年开展光谱分析时厂领导千方百计购买设备，在全国第一个将光谱分析应用到有色金属分析上，使金属铅的分析时间从一周缩短到一天。正是厂领导的这种“科研服务生产”的理念，我们这几十年的工作中都是用最先进的设备、最前沿的技术，为高纯金属的分析、生产做出了贡献。为我们生产的高纯金属用在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的电池上；生产的高纯合金用在第一艘核潜艇上感到无比骄傲。

只可惜 2000 年沈阳冶炼厂倒闭了，我和老伴我们奋斗一生的成果随着冶炼厂大烟囱的爆破也烟消云散了。

2. 感谢室主任的培养，入厂后全国性的新技术和学术专业会议都让我参加。如：极谱分析、光谱分析、同位素应用、激光测试、原子吸收光谱分析、双聚焦质谱分析等，使我得天独厚及时掌握国内的先进技术。

3.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精神是我一生做人、工作的基石。努力工作，不断学习，取得的成绩归根溯源是南开精神，感谢南开的美好时光。

说了半天不知说清楚了没？愿你在天之灵能听到我的回音。

2013 年 7 月 2 日

(回目录)

怀念慈祥的父亲杜宇堂

杜汉芬

每年南开中学 1944 级广州级友聚会，在 2013 年新春时节（1 月 20 日）又举行了，看着年近 90 岁的李叔叔、曹叔叔，我就想起了慈祥的父亲。

父亲一生坎坷，生于解放前动荡年代，13 岁离开山东乐陵老家独自去天津南开中学念书，上大学时逢抗日战争，跟着西南联大冒着战火在重庆、南京等地辗转读完大学。

爸爸 1947 年加入解放军，解放后进入武汉长江航运局。1955 年，在别人都争着去北京时，爸爸就选择当时比较艰苦的广州，南下到广东航道局。我们家经历了 60 年代三年经济困难，文革时遇到红卫兵抄家，爸爸妈妈被下放到干校，文革 10 年我和哥哥都见不到父母的面，被全托在幼儿园和邻居家。

那时，我们全家就挤在 10 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整栋楼十几户人就一个公用厨房、厕所，我们家是每天最后用冲凉房那个，妈妈洗完衣服差不多半夜 12 点，这是全家才能休息。公用楼梯经常是我爸爸在打扫。在学校被人骂狗崽子，爸爸教我们不要出声。当时我很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忍气吞声，爸爸就经常教育我们，不要怕吃亏，同周围的人搞好关系，凡事要忍让，心胸宽广点。

父亲一生就是这么做的，一生清廉，心怀宽广，与世无争，忍让谦和。在上世纪 80 年代当局长时，都没有要求配专车，除了出差，每天就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从来没有用公费出国、请客送礼，一心扑在工作上。父亲是学水利的，在广东省航道局工作近 50 年，常年出差到当时最贫困的清远、连县、韶关等地区。一个口盅，一条被单，几件衣服，一个简单的行囊就伴随爸爸走遍西江、小北江、大江南北。父亲在小北江上的分级放闸排水的水利项目，获国家 1998 年国家科技二等奖。小时候，不记得有多少次半夜醒来，还看见爸爸用报纸圈着电灯在看图纸。工作之余，爸爸喜欢用扑克牌玩接龙，打开收音机听京剧，收集一些有趣的东西，像梅兰芳的剧照，方寸之间的小邮票等。

爸爸是出了名的好脾气，人缘好，从未见过他同人红过脸吵过架。上世纪 80 年代，陆续有爸爸南开中学的老同学来广州，老同学常来找爸爸，爸爸也总是有求必应。老同学家的孩子也经常来我们家玩，象李淑琼阿姨的儿子戴西山在去香港招商局前，在广州招商局友联船厂工作，他就经常来我们家探访爸爸。我和哥哥、戴西山、还有陈永江叔叔的儿子陈平，经常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万叔叔的小女儿万宏在二中读书时，也常来我们家玩，我哥哥还送给万宏一套《新概念英语》书和录音带。

1996 年爸爸患重病时，没有向局里提任何要求，没有住高级病房，没有用昂贵的进口药，临终时嘱咐我们不要搞告别仪式，只要长眠在绿树下与大地为伴。

父亲就是这样：容忍、谦让、淡薄名利地走过一生。

父亲永远是我和哥哥心中明灯，做人的榜样，照亮我们前路。1997 年好时光才刚刚开始，您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多么希望您能再长寿一些。爸爸，如果有来世，我还愿再做您的女儿。

[\(回目录\)](#)

秦志宏儿子的信

——怀念母亲与我心中的南开 44 级同学会

熊禾蒙

老师：您好！

母亲秦志宏去世已经一年逾一月，我们至今还未适应没有她老人家的生活。记得去年六月送她住院时，我们都以为会像前几次一样，病情虽然危重，但终将化险为夷，顽强的生命力会继续延续奇迹。但这次幸运之神没能再次眷顾，由于癌细胞迅速扩散，医院亦无回天之力，一再建议放弃。看到病魔已让一生坚强的母亲受尽折磨，再作努力已不会出现任何转机，只会增加和延续痛苦。我们最终向死神屈服，入院八天之后，母亲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其实我也知道，直到最后，她也同我们一样，仍存对生活的期望，还想有更多时间与儿孙们一起，度过她人生最后的时光。

母亲的一生，可谓起伏跌宕，有过美好时光、有过艰难困苦岁月；为了家庭和子女，她一生操劳，生活的重负、精神的压力改变了母亲，形成沉默寡言、小心谨慎、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习惯，直到后来我们的境况有了很大改善、经济条件与环境早已远离饥寒交迫的困地后，母亲仍然如此，坚持过着非常清贫节俭的生活。我和妻曾想过很多办法力图让父母改变现状，过上与现时条件相适应的生活，但母亲均不愿接受，其实无论是我们还是父母自己的收入，都有足够的条件办到。母亲是坚强的，在那些蹉跎人生的岁月里，她想尽一切办法来撑起这个家，保护孩子们不被这个社会吞噬；母亲是理性的，她从不抱怨自己的遭遇，亦不通过消极心态影响他人；而总是用自己的行为帮助我们，正面教育我们，不应因为社会的不公而失去自我；而是在逆境中经受磨砺，成长成熟。感谢母亲的教育，直到今天，让我终生受益匪浅。

南开 44 级同学会是一个以同学为纽带、充满人文关怀、传播友情和真情而自发组成的团体。我的母亲自入学以来至今一直感受着同学间的深情厚谊；这种关爱能够持续到今天，且感

情愈加深厚，在高度物质化、利益化的社会，真的令人感动；作为同学会的一员，母亲总是热心投入组织的各项活动，而且乐此不疲；在我印象中，一向少于谈及社会活动的母亲，却常常提到南开 44 级的同学们，从他（她）们的国内外生活、事业及经历、学术成果、家庭近况、历年活动等等信息，尤其是《萍踪》期刊登载的文章，她都会念给我们听，每逢此刻，我都能感觉到母亲仿佛又回到青春年少的美好时光，那一定是母亲最开心的时候。虽然 44 级同学离开校园已经近七十载，但这份情谊源远流长，早已铭刻在母亲的心中，伴随着她走完人生旅程。

感谢母亲的同学，在她走后还能找到我们，为母亲留下一点人生的印迹，为我们留下对母亲的记忆。写了以上的文字，也是对母亲的缅怀与纪念。

请保重身体，祝健康长寿。

如需联系我，[请发邮件至 693854592@qq.com](mailto:693854592@qq.com)

[\(回目录\)](#)

我的父亲母亲（节录）

马重光（级友马骊平的三弟）

我的父母生逢乱世。和二十世纪初叶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他们怀着救国梦，在茫茫黑夜里寻求光明，在血与火的炼狱中绽放青春。他们这代人的理想、追求与情操，值得后世讴歌传颂。

父亲少年立志 走上救国之路

父亲马洗繁，1894 年生于河北省昌黎县一个有名的官宦世家。他自幼聪颖好学，少年立志报国。在昌黎读完小学，1914 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父亲在南开学业出众，被选为自治励学会的副会长兼演说部部长，并以“能跑”出名，曾在校内和天津校际运动会上，获得二百二十码冠军、四百四十码亚军等。

在南开，父亲结识了一批志行高洁、同心救国的挚友，包括高仁山、周恩来、童冠贤等人。他们有的后来成了革命烈士，有的成为国家栋梁。父亲在南开益发坚定了救国志向，他在给我母亲的信里写道：“我已知昌黎一县不是我用武之地，因为我的志向所注，全是国家问题，世界问题”。他决然舍弃了富家子弟现成的安逸与享乐，义无反顾地走上艰险坎坷的救国之路。

南开毕业，父亲 1918 年 3 月东渡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之前的 1917 年夏天，他和先期抵日的童冠贤、高仁山、杨扶青、李峰、张子纶等好友共同发起，创立了新中学会。随后赴日

留学的周恩来也加入进来。新中学会是爱国学生的进步团体。大家一心救国，可是究竟怎样才能救国，思想还比较朦胧。于是组织起来，学习、探索、励志，一同努力救国。

父亲和童冠贤、高仁山是新中学会的核心与领导人。学会的组织生活相当严格，每周日上午座谈，讨论国内国际大事。准时开会散会，迟到者自觉站立一旁，须等主席招呼后方可入座。他们在东京早稻田租房作为会址，命名“新中寄庐”。房子有十七、八间，大家都住进来，过集体生活。一切清洁内务、烧饭、洗碗、採买、看门等，都由会员轮流担任；每餐一饭一菜；各人现款一律交存，按需支用、不许浪费；经济宽裕的会员另缴互济金，资助困难会员。1918年冬，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民国教育总长范源濂等，访美回国路过东京，特地到“新中寄庐”探视，还品尝了由父亲和周恩来、李峰等新中会员掌勺烹饪的午餐。张伯苓等热情称赞他们这种集体生活，“是新中国、新社会的开始”。

张校长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修过高等教育，他建议我的父亲去哥大深造。不久，父亲便越洋前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在这里，父亲与同窗罗家伦结识，成为终生的挚友。

留学哥大期间，父亲开始接触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奠基人拉斯基教授的学说，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信仰——民主社会主义。他向往去欧洲直接投师拉斯基，遂与好友相约：毕业后同赴英伦。不料一手把他养大的祖父祖母接连过世，1922年他刚毕业便匆匆赶回国内。

这段时间新中学会有了很大发展：不仅在日本，国内一些学校和美、英、法、德等国也成立了新中学会分会，总会由东京迁回北京，还出版了《新中学会会刊》。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中国由李大钊组织赴会。新中学会派于树德为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是新中学会首次参与国际活动。

1922—1927年，父亲先后在北京法政大学、朝阳大学和民国大学任教，主讲地方行政、地方自治等课程，成为知名教授和社会问题专家。这一时期，父亲和新中会友们，满怀激情地投入了历次爱国运动。

当时，北京的爱国知识分子创办了一份《自由周刊》，宣传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父亲担任编委，为周刊写过不少稿件。《自由周刊》曾被当时北京《京报》，列为新派主要刊物第一名。后来，父亲又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华市政促进会”，担任会刊总编辑。他还负责筹办了宣传进步思想的北京市第七届讲演会。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激起全国抗议怒潮。父亲被推为法政大学“教职员沪案后援会”常任干事。他当时给我母亲写信说他“竟日奔忙，弗能自己”，并表示：“际兹时艰，谁能安然！”

1925年下半年，一场反抗列强入侵、维护国家主权的关税自主运动席卷全国。北京的大学教授成立了“关税自主促成会”，父亲与马寅初、闻一多、高仁山、查良钊、陈翰笙、叶企孙、钱端升等五十多位著名教授同为发起人，并担任“促成会”执委兼经费股负责人。教授们在校举行讲演，组织集会、游行，在这场爱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来在反对“西山会议派”破坏国共合作、纪念孙中山、捍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等一系列斗争中，父亲和新中学会友们都紧随李大钊，站在斗争前列。

这一时期，父亲和新中学会还对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做了积极探索。

1920年，杨扶青和张子纶留日归国，前往父亲家乡昌黎，创办新中罐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这是新中学会的一件大事。时在美国的父亲写信给自己老家和外婆家，请他们鼎力相助。后来两家都大力帮助杨、张建厂，积极出资认股，公司实行全新的劳资互助合作关系。收入按企业利润及个人绩效分成；厂内设小学及成人业余学校，好学优秀者可获扶助和奖励；还组织工人成立互助友爱会，由公司捐助基金，对遇有婚丧疾病及其他困难者给予补助救济；厂内并设有医院，职工患病免费医疗。家属患病少量收费，确有困难者予以补助；此外还设立职工储蓄金，大家自愿存储，厂方每月以公积金赠储总额之半。个人有急用可暂借或提取，满十年还本付息……期间屡遭战乱，公司又努力收容难民妇孺、资助逃难学生读书就业。企业经营十八年，职工薪酬福利优厚，生产蒸蒸日上，产品畅销，颇著声誉。直至今日寇侵华战争爆发始被迫停业。

1924年6月，杨扶青从新中罐头公司拿出500元银币，资助李大钊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北洋军阀搜捕李大钊的危急关头，杨扶青利用他在昌黎的有利条件，冒死掩护李大钊脱险。这也为日后父亲和新中学会友们追随李大钊、投身大革命做了铺垫。

怀着教育救国梦想，新中学会还创办了一所艺文中学。父亲被推为校董兼筹委会负责人。另六位校董也都是知名教授，包括高仁山、胡适之、陈翰笙、查良钊、薛培元和王德斋，由高仁山任校长。还请了美国教育家、道尔敦制教学法的创始人柏克赫斯特女士，出任名誉校董。

艺文中学于1925年8月开学，采用道尔敦制教学法，学生按照大纲自主安排计划、经教师批准后主动学习、相互讨论，教师给予辅导并主持答疑。经多年实验，成绩显著。新中学会还组织全校师生积极参加爱国运动。1926年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余人，由李大钊主持，在天安门集会抗议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当局卖国。段祺瑞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李大钊也负了伤。新中学会组织艺文中学全校师生参加集会，亲历了这场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艺文学生陈时芬牺牲，教务长顾淑型受伤。新中学会随即又投入了愤怒声讨段祺瑞罪行的斗争。后来学校继续发展，增设幼稚园、小学和高中。小学采用设计教学法，和中学的道尔敦制相衔接。直至1952年改为北京市第28中学。

乱世逢知己 携手共此生

1925年春天，身居北国的父亲结识了数千里外的一名江南女子——我的母亲王燕誉。牵起这根红线的“月老”，是母亲的姨妈——一位寓居京城的女画家。

1904年，母亲出生在无锡市一个富商之家。她自幼家教良好，高小毕业后，1920—1925年，在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址在苏州）求学，直至后期师范毕业。

母亲在苏州二女师这几年，正值“五·四”运动深入发展，进步文化和思想广泛传播，使她成长为一个矢志救国的热血青年。她学业优异，人品出众，热心公益，很快成为学生领袖，被推为本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和苏州市学联主席。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母亲带领学友们罢课、示威游行，声援上海同胞工友，随后又组织苏州学生起来抵制、查抄和焚毁日货英货……。青年时期的母亲，成了苏州学生爱国运动的中坚人物之一。

母亲很小就开始赋诗，一生写了许多诗词，可惜多已散失，迄今仅存一百五十余首。这些诗作，纪事、写景、言志、抒怀，读来每每令人唏嘘。母亲的文章也不错，父亲说她“文比诗好”。当时一些进步报刊如北京《自由周刊》等，都曾刊登过母亲的稿件。她偶尔也画些花鸟山水，留下了十余幅习作。

北京，苏锡，远隔两三千公里，那时的交通和通讯又很落后。父亲母亲一经相识，便很快相知相恋，直至偕老终生而情深意笃。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的？我多年不甚明了。直到1979年母亲病故，清理遗物时从大橱隐秘角落一个旧纸盒里寻出两捆信札，我才从中找到了解答。

两捆信札，112封老旧信笺留着岁月痕迹、透出历史沧桑——那是半个多世纪以前（距今已近九十年），父亲婚前婚后寄给母亲的书信。父母相识之初，除了父亲三度南来与母亲短暂相会之外，两人只能靠书信传情。1925年从春到秋，数月之内几乎每天必有快信往还，有时甚至一日数信。信中不但有炽热的爱情，更饱含理想、抱负和救国赤忱。一封封信笺把我带入大革命的沸腾年代，看到父辈们为了救国冒死拼争的历史画面，也让我走进了父母的内心世界。母亲珍视这些书信甚于一切，五十多年里迭经战乱、颠沛流离，“文革”期间又屡被抄家，诸多财物散失毁损，惟有丈夫当年给她这112封书信，被她不顾一切地保存了下来。

读着这些信，我受到强烈震撼，也终于明白了父母当年，何以能够心心相印。他们志趣相投、心灵相通，很快便决定携手一生。1925年12月，父亲和母亲在上海远东饭店举行婚礼。胡适担任他们的证婚人。

婚后的岁月证明，父亲和母亲都没有辜负对方，他俩确实是一对革命路上生死相依的忠贞伴侣、人生途中患难与共的恩爱夫妻。

追随李大钊 投身大革命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不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担任中央要职，中国大革命拉开序幕。

1926年1月，李大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团结国民党左派，组建了“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配合北伐，领导华北地区的地下斗争。特别市党部成了这一时期北方的革命司令部。李大钊担任委员长，他亲自介绍我的父亲加入国民党，随即让他担任特别市党部执委兼党务指导员。

父亲和李大钊早就相识相知。“五·四”时期父亲他们创立新中学会，李大钊等人也创立了少年中国学会。经李大钊提议，两会联为友会，携手投入爱国运动。后来他们在北京一起经

历了多次爱国运动和“三·一八”惨案等血与火的考验，杨扶青和新中学会还在危难关头，掩护资助过李大钊。这些都让李大钊对新中会友，心存好感与信任。他在当时极其残酷的白色恐怖下，敢于选择父亲担任主要助手、协助自己领导地下斗争，说明他对我父亲的了解和信任，确已达到了以命相托的程度。

李大钊先后介绍了许多新中会员加入国民党，后来又介绍其中不少人如高仁山、于树德等加入了共产党。他对我的父亲如此信任，为什么父亲却没有参加共产党？或许是李大钊了解马洗繁已经认定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不会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所以没有贸然规劝他加入共产党。尽管如此，李大钊丝毫没有动摇对我父亲的绝对信任，他深知马洗繁的为人。

选择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父亲，为何又会加入国民党呢？其实仅仅几个月前，朋友数次拉他参加国民党都被拒绝。他当时给我母亲写信说：“我非绝对反国民党，只是希望中之政党，尚较之高尚才满意”。他期待革命到来，决定“潜心观察砥砺，养晦以待时机”。后来国共合作改组后的国民党，高举北伐大旗，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大革命来了！素为父亲敬重的李大钊，这时作为国民党中央执委，正在北京聚集革命力量、组织地下斗争。于是，1925年末，李大钊一声召唤，父亲便立即加入国民党，投身大革命。

北洋军阀对北京革命力量疯狂镇压。情况紧急，李大钊将特别市党部的重要人员和文件迁入苏联驻华使馆暂避。1927年4月6日拂晓，北洋军警突然冲进使馆，抓走在场的市党部人员；李大钊在家中也同时被捕。仅过二十一天，李大钊等二十人便被北洋军阀绞杀。

父亲躲过此劫实属侥幸：恰巧那天，母亲带着不满六个月的长女骊平回无锡，父亲赶大早送母亲上火车。尔后前往苏联使馆，发现东交民巷口，已被大兵团团包围，于是佯装路人侧身离去，与北洋军阀的绞刑架擦肩而过。

李大钊牺牲后，父亲和同志们继续坚持斗争。仅过十几天，缸瓦市的地下据点又遭叛徒出卖，主持人包宗容被捕牺牲。于是，父亲把家从西单搬到崇文门内抽屉胡同2号（马家祖产），在这里建立新的地下据点。那一带是外国人居住区，比较僻静。家里房子很大，前面几进有四合院，有花园、洋房，后院还有宽大的厅堂。北京的宅院一般没有后门，这所宅子特地开了个后门以备万一，从后门钻小胡同可以通往棚户区。父亲就以“大商人马秉文”之名在此居住。

刚回到无锡的母亲得知李大钊遇难、地下据点又遭破坏，立即抱着半岁的幼女赶回北京，和丈夫生死患难在一起，并由自己坐机关掩护地下活动。从1927年暮春到深秋，父母一道坚持了半年地下斗争。

北洋军阀的白色恐怖愈益严重。1927年9月，和父亲一起领导地下斗争的高仁山也不幸被捕遭枪杀。艺文中学亦被封闭。北京无法存身，父母于11月南下上海。

两个月后父亲又北上前往商震部队策反。半年当中，他别离温馨家庭，在塞北风雪和纷飞

战火中辗转跋涉。军机不容延误，又须避敌耳目，只能日夜兼程走偏僻小路。1928年3月，父亲北渡黄河，在山西茅津渡路边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说道：“……此前旱路千二百余里，所乘为骆驼，鸡鸣茅店，月送行人，辛劳万分，……”往前穿过中条山，还有路程千余里，“一往尽崎岖山路矣！”

为促成时任绥远都统的商震反戈，进攻北洋军阀，父亲和童冠贤此前已经做了两年工作。

1926年初，以加入国民党的新中会员为基干，在国民党内部诞生了一个左派组织——新中革命青年社。社员多系学术界、教育界的精英，领导人是童冠贤和马洗繁。新中社组织严密、战斗力强，成了李大钊领导下，华北地下战线的一支铁军。1927年5月主持缸瓦市地下据点、被捕牺牲的包宗容，便是新中社的社员。

新中社军运部负责人刘耀西的父亲，和商震是莫逆之交，童冠贤之兄与商震也是朋友。童冠贤初访商震，双方谈得很融洽。随后派刘耀西等二人前往绥远，索性住进商震家里。后来又有许多新中社员，陆续进入商震部队，迅速建立军、师政治部，各团均配备了政治工作人员。商震的军政治部里，除总务科长和艺术股长二人外，全是新中社员。父亲1928年3月下旬，又一次到达绥远，4月初商震便率部起事，打出“国民革命军北路军前敌总指挥”旗号，先后攻取保定、北京、天津，一举捣毁北洋军阀巢穴。新中社策动商震从背后发出致命一击，直接推倒了北洋政权。

北伐军迅速建立新政权。商震出任河北省长，立即聘请父亲担任省府秘书长。当时父亲以下的省府各厅、处干部，几乎都是新中社员。商震对我父亲如此信赖倚重，足以说明父亲在那场改写中国历史的斗争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在促成商震举旗亮剑的全过程中，自始至终的策划、动员与组织工作，均由新中革命青年社一力承担。身为新中社领导人，父亲和童冠贤在这场导致北伐最终胜利的事变中，为国家、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

北伐胜利了，以童冠贤和马洗繁为首的新中革命青年社，却和蒋介石这个北伐军总司令发生了激烈冲突。

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三大。蒋介石突然通知不再选举代表，而由中央指定。企图借此将嫡系亲信和右派人物，统统塞进中央执委会，形成蒋家一统天下。此举招致左派强烈反对，新中社率先喊出“拥护民主，反对独裁”，坚决抵制。会上蒋介石指令陈立夫、陈果夫，把持会议、排斥异己。以新中社为首的反对派代表起而抗争，集体退出会场，宣布不再陪衬蒋介石操纵的“御前会议”。那次集体退会的包括：童冠贤、马洗繁、张青园、何思源、周炳琳、杨亦周、焦实斋、许笑炎等二十余人。父亲和童冠贤以及他们领导的新中社，从此与蒋介石结怨。

两个月后，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身份北上视察。当时河北、天津的国民党部均为新中社掌控，他们事先做了布置，蒋介石路过天津时，国民党的党部竟无一人到车站迎送，让“总司令”十分难堪。老蒋到京后召见他们，大家一言不发，冷场僵持，不欢而散。

蒋介石岂能罢休！他一回南京便下令解散天津市党部，接着又强迫解散新中社。对我父亲和童冠贤这两个“造反头子”，则以“派遣出国考察”为名，行放逐海外之实，逼迫二人“辞职”前往英国。谁知这正好遂了父亲多年未竟的夙愿，他趁机进入著名学府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投师仰慕已久的拉斯基教授，做了他的研究生。蒋介石作态笼络人心，“馈赠”2000大洋给父亲作旅费。父亲原封退回，毫不领情。

耕耘教坛 硕果满园

父亲在伦敦获得硕士学位，1932年3月回国。随即被聘为南京市教育局局长，在任上大力推进中小学建设。半年后，又被刚刚就任中央大学校长的同窗挚友罗家伦聘入中大，出任教授兼法学院院长。

在中大，父亲以留学美英所得学识，以及推翻北洋专制政府、建立新政权的革命实践为基础，开设了“政治学导论”、“地方政府”、“地方自治”、“行政管理学”等课程，自行编写教材讲义，采取“圆桌讨论式”的教学方法，深受学生欢迎。他认为必须把政治学，导入“政治科学”境界，强调学校教育应与社会需要相呼应。父亲认为应该像欧美各国一样，建立政治学法学界自己的组织。1932年9月，他与周鲠生、高一涵、周炳琳、张奚若、萧公权、刘师舜等政治学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政治学会。

1936年，父亲正式招收研究生，在他指导下从事中国行政制度沿革的研究。所著《民国政制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大学丛书。

父亲担任中大法学院院长期间，法学院有很大发展：系、科增加，专任教授由13人增至32人，法学院学生由1934年的113人，激增六倍达到737人；教学质量及研究水准大幅提升，培育出大批佼佼员生，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中国法学界的泰斗。

在中大，父亲潜心教书育人；乱世中几度离散、动荡漂泊的家庭，也终于安定下来。1935年春天，全家欢欢喜喜搬进了新建的漂亮花园洋房。院子里有草坪、竹林和名目繁多的花木。从1932年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是父母一生中家庭生活最为安定的一段短暂时光。

舍家纾难 保全国脉

1937年爆发“七七事变”，日寇大举侵华。罗校长和我父亲反复研讨，一致认为抗战将会艰苦而漫长，学校必须内迁，并且要一步到位远迁川渝。罗校长打算派父亲和经济系主任吴幹，前往重庆寻址建校。

父亲在校内紧张筹划迁校、待命出发，母亲则在家中打理行装，随时准备弃家远行。大小六口之家，总共只带四只箱子，都是些随身衣物，家中许多字画古董、图书手稿全部弃之不顾。父母决心毁家赴国难。8月13日淞沪抗战凌晨爆发，父亲大清早赶到学校，接获赴渝指令。中午时分，父亲母亲便携儿带女登船远行。一个舱房两张铺，只够母亲和四个儿女挤着睡；

父亲夹着条毯子，餐厅、过道，随便找睡处。船到汉口，父亲未曾稍歇，立即转船赶赴重庆。

重庆那边一切茫无头绪，母亲带着四个幼儿只能暂留汉口。为了不误学业，她自己教孩子们读书。除了学校课本，临行还买了些国学典籍。给十一岁的骊平一部《幼学故事琼林》，九岁的二姐是《论语》，七岁的大哥是《孟子》（二哥不到三岁，免读）。母亲给每个孩子都准备了卡纸书签，写着一长行字，读一遍，往上抽一个字出来，每天要读够规定遍数才行。大哥记得给他的书签上，母亲写的是：“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那时日本飞机不断轰炸武汉，无处可藏，在吃饭方桌上擦几床被子，人就挤在桌肚里。

父亲和吴幹抵渝之后，取得重庆大学支持，愿借嘉陵江边松林坡一片山丘，供中大建造临时校舍；又费尽周折，争得时任四川省主席刘湘批准。罗校长急电通知由马洗繁全面负责建校、迎迁。马、吴遂在重庆紧急组织制订方案，设计校舍，落实施工队伍，购置设备建材；并与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反复商洽，安排运力支援中大，将全部设备器材、模型标本、图书资料和师生员工，完整地运送入川。

罗校长在南京拿到准迁令，当日电告重庆开工。父亲和吴幹将招来的 1800 多名施工人员，按 18 个包工项目分队，昼夜赶工抢建。荒山坡上，靠着人挑肩扛，全校四千多师生员工和家属的大量教学、生活用房，仅用四十二天便高速建成。后来罗校长飞抵重庆，现场情景令他深为感动，连声说：“在建筑史上创了记录，创了记录！”其时南京的中大校园已多次落下日机炸弹，整个南京不久便惨遭日寇屠城。父亲率领一支仓促成军的队伍，拼了性命创造出堪称奇迹的速度，使中央大学能够及时迁离险境、获得保全，为中华民族的高等教育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抗战中迁往内地的大批高校里面，以中央大学迁校“筹划最周密，速度最快，保存最完整”（当时舆论评价），随即迎来了中大在艰苦岁月中，发展壮大的一个新高潮。

罗校长把举校西迁的重任托付给父亲，父亲上午接到指令，中午便携妻儿弃家登程，行事极为果决。并从登舟赴渝之日起，便全身心扑进迁校事务，别妻儿抛家舍心未旁骛。直到中大在松林坡开课以后，才托请本校的武汉办事处，买到船票，使逃难中途滞留汉口已四个月的妻儿五人，得以前往重庆。他自己再也没能返回南京，以致他留学欧美、执教北京南京，半生积累的学术资料、授课讲义、论文著作，以及多年收藏的满架图书、唐砚宋瓷、名家字画等心爱文物，悉数未得搬迁，而尽毁于日寇侵华兵燹。

母亲带着四个儿女久滞汉口，再一路颠沛到达重庆。一个三十三岁的女子，独自拖着 3 岁至 11 岁的四个幼儿，裹挟在纷乱的难民潮中谈何容易。在家庭最需要男人支撑的关头，丈夫无法家国两全，于是母亲毫不犹疑地支持丈夫舍家报国，把一切艰难困苦自己来扛。面对毁家之痛、离散之苦、逃难路上的困顿艰险，她都无怨无悔。舍家纾难的父亲身后，有着母亲这样一位识大体、明大义、甘愿为国家做出牺牲的贤惠妻子。罗家伦校长见到拖儿带女、历经数月辗转几千公里、终于抵达重庆的母亲时，禁不住眼含热泪：“洗繁兄真格是毁家纾难，可就是苦了嫂子您和孩子们哪！”

同窗周恩来 一世不了情

1914—1917 年，父亲和周恩来在南开中学同班。两人意气相投，同怀救国抱负，结下了深挚友情。

周恩来曾在南开的《校风》周报《纪事》专栏发表文章，向全校推介马洗繁。1917 年秋，周恩来在日本加入新中学会，和我父亲等新中会友一起住在“新中寄庐”，彼此关系愈加密切。周恩来在 1918 年 4 月到 8 月的日记里，就有十几次提到他和马洗繁的接触。他当时经济

比较拮据。父亲家境富裕，给了他较大的帮助。周恩来的日记还附有《收入款项》栏，记录了马洗繁对自己的一次次帮助。

1979年，日本友人在京都岚山，竖起一块“周恩来纪念诗碑”，上面镌刻着六十年前周恩来在此吟诵的抒情诗——《雨中岚山》。想不到，碑上这首诗竟也与我的父亲有着不解之缘。

1997年，唐山市冀东烈士陵园在安体诚烈士的遗物中，发现一张弥足珍贵的照片，揭示出一段尘封了七十八年的感人史实。

照片是九位新中学协会会员的合影。前排依次坐着杨扶青、周恩来、马洗繁、张子纶和安体诚；后排有童冠贤、于树德等（安体诚后来加入中共，成为工运领导人，1927年5月在上海龙华遇难。烈士留下的这帧照片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照片拍摄于1919年4月6日；周恩来4月5日吟出《雨中岚山》，是集体拍照的前一天。地点同在京都。

事情原来是这样：

在东京的“新中寄庐”和大家朝夕相处了一年，周恩来要回国了。父亲和童冠贤、杨扶青等好友，特地陪送周恩来，从东京到神户乘船，中途转道京都，与在帝国大学求学的安体诚、于树德相聚。大家4月1日抵达京都，逗留10天，在濛濛春雨中先后四游圆山、两游岚山。4月5日第二次游岚山，正值樱花盛开，景色更加醉人。知心好友结伴同游途中，周恩来忘情地吟出了《雨中岚山》。

父亲和周恩来自那次在日本一别，十九年后才在战时的陪都重庆再度相逢。

国共合作抗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来到重庆。当时大片国土沦陷，世界局势危艰，中央大学不少师生忧心前途命运。为此父亲想到邀请老友周恩来做一次演讲。1938年12月一个星期天下午，松林坡临时礼堂（饭厅）门前，贴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周恩来副部长，莅临我校作形势报告》的巨幅海报，周恩来身着灰布军装，和邓颖超一同走进会场。这次活动由校内进步团体：“中苏问题研究会”出面组织，父亲马洗繁亲自主持报告会。会上周恩来精辟地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批判了“速胜论”、“亡国论”的谬误，帮助大家认清时局，树立持久抗战的决心和必胜信心。一时会场里外挤得水泄不通，连门口、窗台和门外土墩上都站满了人，邻校许多师生也闻风赶来聆听。演讲结束，大家久久不肯离去，纷纷赞叹：“周部长讲得真好！”“中国有希望了！”

抗战时期，父亲先后被选为第三、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的河北省参政员。抗战中的国民参政会，是由国、共两党及各界抗日人士代表组成的全国最高咨询机构。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吴玉章等人，作为中共代表先后当选过国民参政员。接连几年，父亲每去参加国民参政会都能见到周恩来。会后回家，晚餐桌上总会有金灿灿的小米粥飘起阵阵清香，有时孩子们还能尝到硕大的陕北红枣……

深知马洗繁北国情怀的周恩来，特地从延安给老朋友捎来了北方的干果杂粮。

昔日南开的老校长张伯苓，是国民参政会的副议长。他视周恩来和马洗繁为得意门生，多次把两人一起请到家里吃饭。当时国家战局危殆，家庭生活艰难，父亲肺结核日渐沉重，学校里 CC 派又屡屡作乱，使他常常心头积郁。母亲忆及往事，曾经写过：那时父亲“经和总理（周恩来）几次畅谈后，情绪好得多。”

直到父亲去世十四年后，1959 年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周恩来还向时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周炳琳教授询问：“马洗繁的遗属现在怎么样了？”周炳琳回称我们一家很好，孩子们都已成人、表现不错，总理连声说：“这就好！这就好！”并且感叹：“可惜呀！洗繁死得太早了。”

更想不到的是，举国同悲的 1976 年 1 月，我的大姐骊平，突然收到周恩来治丧委员会一份请柬，邀请她去向总理遗体告别。大姐那时是北京电子管厂的电真空实验室主任，“文革”期间挨批受罚整天扫马路。这份突如其来的邀请，让当时的厂党委也很吃惊。大姐特地选购了一束周恩来喜欢的洁白马蹄莲，把它轻轻放在总理身旁，代表全家向总理鞠躬告别。那时知道周恩来和马洗繁渊源的老人或已故去、或“靠边站”说不上话，能够提出邀请马洗繁后人，来为周恩来送别、并且得以实现的，看来只能是邓颖超甚或是周恩来本人。当时，我们的父亲已经去世三十多年，其间历经战乱和动荡，岁月沧桑，人事巨变，周恩来和邓颖超竟然一直念记着昔日的挚友、始终没有忘掉马洗繁！

乱世育孤慈母心 含冤西去憾犹存

八年抗战，父亲同时也和结核病苦苦缠斗了八年：抗战前夕，父亲感染肺结核，学校安排他到北平西山疗养。卢沟桥骤起战端，父亲立即赶回校中。紧接着便是舍命抢建、迁校，极端的超负荷摧垮了他的病弱之躯。国难时期无药治病，1945 年 4 月 25 日，父亲终于不治，未满五十一岁。他以生命换取了国家最高学府在战火中的生存与涅槃。

1945 年 12 月，母亲拖儿带女告别山城，挤乘在一艘小火轮拖带的大蓬船里，缓慢行驶了十八天才回到南京。孤儿寡母一家七口，失去了依靠和支撑，刚刚走出八年离乱，前面又是一段吉凶未卜的漫漫人生。

父亲离去，给四十一岁的母亲留下六个未成年儿女。徐悲鸿、傅抱石等父亲生前好友特地举办书画义卖展览，筹得二十根金条，交给母亲作为“马洗繁子女教育基金”。母亲将它存入商行，孰料竟遭卷款潜逃。孤儿寡母顿时陷入绝境。。

母亲试图自食其力，1946 年到国立编译馆做了八个月的小职员。怎奈薪资微薄，物价飞涨，每月收入还不够给六个儿女每人买一双袜子，不得已只好变卖衣物、借高息贷款。1947 年初，又出租自家的花园洋房，另觅陋室安身。在上海做中学教师的姨妈王良誉，也把大部分薪金供给姐姐养育孤儿。母亲中年丧夫，乱世育孤，极其艰难地把我们姐弟六个拉扯成人，并且让我们得到了良好的教育。

南京解放前，大哥伯伦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一群进步学生常到我家聚会，后来住在家里近半年，白天学习、讨论，晚上外出活动。母亲悉心掩护和关爱这些孩子，哪怕家里揭不开锅了，卖衣卖物也得让大家吃上一顿菜汤面。解放前夜，大哥还把中央大学地下党的两名负责人领回家。母亲把他们藏进屋顶的阁楼，躲避当晚国民党特务的大搜捕。危难关头，生死一线，母亲豁出身家性命掩护了中共地下党员。

母亲满怀欣喜地迎接解放，她送走二儿子参军，支持大儿子参加“西南服务团”随军搞土改。她热情焕发地从事居民工作、创立民办学校并任校长。1950年，她把父亲留下的一批珍贵书画文物捐赠国家博物馆，又把自家的整个一层楼捐给政府办了托儿所……这一时期，家庭经济状况也逐渐改善：大姐从交大毕业，开始用工资养家；部队实行薪金制后，二哥也不断贴补家用；大哥和我在学校都有国家助学金。母亲生活无忧，意气风发，过了一段短暂的舒心日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母亲和许多人一样难逃厄运：父亲被荒谬地划作“反动官僚”，母亲无妄沦为“官僚婆”，被苦苦折磨了二十多年，“文革”当中遭遇更惨。1979年7月9日，饱受屈辱的母亲再也支撑不住，凄凉地病重离世，终年七十五岁。两年后，父亲和母亲的沉冤得到昭雪。可是老人家没能熬到这一天——她走了，带着深深的遗憾与不甘。唯一可以作为慰藉的，恐怕只有她生前自题《墓志铭》的最后一句——“绵绵瓜瓞，芊芊柏松！”

[\(回目录\)](#)

永恒的怀念

——父亲逝世十周年祭

左清新

2003年6月18日，对我们家是悲痛欲绝，不堪回首的日子，敬爱的父亲离开了我们。亲人仙逝，渐行渐远，屈指算来已有整整十个年头。但父亲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你的养育之恩，培育之情仍深深地印留在我们的脑海中任岁月流转也不会消逝。在这特殊的日子我们转录了父亲自传中“培养人才”一章作为纪念，更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在寻觅祖辈足迹时从这些文字中能有所感悟和收获。

回忆录第七章《培养人才》

作者：左昭毅

一、从教 38 年培养多层次人才

我从教以来，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可称桃李满天下。在中专阶段，培养学生 500 余人，为重庆市培养基层会计 1000 余人，来西农农经本科 450 人，本科函授 80 人，干分院县长班 150 人（三个专科班），农经师资提高班 50 人。退休后又先后在北碚职工大学，广播电视大学北碚分校，璧山自考大学任教，教授学生 500 余人。在重庆农校时，经常为市委农工部、市农业局调去协助工作，深入区县接触农经界人士颇多，搞大小春预分、培养会计、出席农经学术会、宣传论文等，可说在重庆市农经界小有名气，受到尊重，在西农农经系，有四位长我的经大（南京金陵大学）同学，我算年轻的。教学中，学生称我讲课思想解放，不陈腐，能大胆阐明自己新观点，讲授内容新颖生动。由于我在研究室工作，搞科研，是笔杆子，硕士研究生多人经常来家交换学术和写作意见。本科生也常来家，有时男女生挤得满满一屋，师生关系好。在西农由于我一来就翻译了外文论文利于学报，全校知道农经系调来一位外语好的全校知名了。兼以我经常写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全校也知我是笔杆子。若不是系上个人忌贤妒能、整我，至少可在西农评上正高的。

二、培养我的后代，为子女创造知识财富

解放后，讲阶级、论成份、审历史、追溯三代。当然，我必然受到压抑、辛苦读书造就了本领，满腹经纶得不到充分发挥，因此，在积极作好工作、教学、科研翻译外，精心培养后代，让后代崭露头角。

1、三个孩子从小受到折腾

自己三个子女，义不容辞，首先培养。长女清新，出头椽子先遭难，受灾重深，但确也锻炼了她，挺过来了。她出生时，两个家庭均受到冲击。只能跟到母亲生活，宗玉（妻）调比蚕，却把她放在合川外婆家，是我把她迁回北碚，先寄养在工人家，后她姑婆来了，才挤了一间住房。宗玉下放农村，她才 7 岁由同事兼管，极左影响，谈不到一点照顾，由于从小就受到折腾，锻炼了她。我在西南农林部工作，就两次带到重庆打卡介苗（预防肺结核的育苗）。她一直在东阳夏坝幼儿园和夏坝小学毕业，读夏坝初中，自觉性好、成绩优异，学俄文，还能写俄语信，先后担任班学习委员、文艺委员，不料初三毕业，文革运动，未能上高中而下乡当了知青。由于文革中我和宗玉均挨整，影响了她，她在农村表现突出，入了团，还出席巴县知青代表会，但每次招工都因政审被刷下来。万般无奈，72 年为照顾宗玉顶替回到蚕种场当工人，错过升大学机会。回到北碚仍受压制，当桑园工挖土、挑粪、除草，日晒雨淋，非常辛苦。文革后形势好转，她以自强不息精神。首先通过自学取得了《农业经济与管理》中专文凭，后又读西农《会计审计》大专班取得大专文凭，并考取经济师资格，调到办公室从事审计和监察工作直至退休。

长子左刚、次子六一：左刚、六一都雇了奶妈，保姆，兄弟两人都进了机关托儿所，每人每月 16 元托儿费，两人 32 元。宗玉还要负担合川娘家，我当时月工资 80.50 元，不是我工资高，两个儿子焉能入机关托儿所？当时宗玉下放农村劳动，我在市农校清新托人照管，两个娃娃无人接送，星期天只有随托儿所、保育员家去。两个儿子出麻疹，左刚还患过“猩红热”，均在托儿所隔离治疗。农校还差我到贵州运楠竹。我赶回北碚，到澄江公社上游大队看望下放农村劳动的宗玉，瘦得皮包骨头。到此场看望代管的女儿，再到托儿所看望两个儿子，一家人扯成五马分尸。难道我们这种人就该这样么？当时左的路线左得不尽人情。

2、三个子女上山下乡

三个知青下乡，以为去农村可以生活下去，每人给每月5元/人，不行啊！每人至少给15元/人。三个知青支去45元，所剩无几，就只有节省拖着走，六一刚满十六岁下乡，就去拖平秧地楼板，血尿，回北碚治好又去。怕女儿在农村久了不好办，顶回蚕种场，这一步棋下错了，次年普遍招生，不顶回可能招到广州中山大学去了，遗憾得很。两个儿子在巴中，是我两上巴中，忍辱负重招回读药剂校。在巴中我一天只花一元钱（五角住宿，五角伙食），为孩子我苦撑啊！无外援啊！招六一我冒大雪去巴中，在巴中住了一个多月，一直等到县招办盖了公章才放心返回。家里人差点认不得我了，真是脱了一层皮。

左刚也是我从农校支援药剂校预制板20块（值2000元）才招回，为孩子读书，托三舅女儿下乡支援60元，三舅赴蓉被扒，寄30元，所以他说是“雪中送炭”。托亲戚也得花钱还要受欺落。两个娃娃读中专，月15元/月零用穿在外，伙食由药校负担。六一化学上不去，我每周六去校，星期天在公园辅导至11点，两爷子上馆子打个牙祭，后娃娃回校，我回白市驿，历时一个学期，暑假在家，让他复习，我煮饭照顾病妻。化学终于上去了，才未在奔走药校了。两个娃娃毕业分配，左刚是我托农校王富民老师关系，就业自贡四医院。六一是农校关系，分到了重医附一院。后两个娃娃升省卫干院，每月资助15—20元/人，各三年直至毕业终止，这是我从牙缝中省出来的呀！我再困难受罪，从不向人伸手借钱啊！清新受苦，桑园工日晒雨淋，后转伙食团，每天清早推车到东阳镇买菜，辛苦得很。她自学拿到中专、大专文凭，但学费是我支持。所以我在培养子女上，呕心沥血，问心无愧，后人应当理解，没有我这根大树，你们焉有今天的出息呢？

我给儿女们创造了知识财富。三个子女，总的来说是争气的，在北蚕她妈受欺压，我在农村也受压，他（她）们自己晓得去奋斗，能有今天这个样子算不错的了。

结束语

父亲，你在子女的印象中就是一个普通，平凡的人，你知识渊博，造就了一身本领，由于历史的原因，使你的聪明才能受到压制，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一生中并没有获得高官厚禄，也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但你是园丁，精心培育幼苗茁壮成长，你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你桃李满天下，放飞了别人，守巢的却是你，你两袖清风、无私奉献，平凡地来、平凡地去。你很平凡，但更伟大。

父亲，你给予了我们兄妹三人生命，抚育了我们的身躯，铸造了我们的灵魂。从婴幼儿时期开始，你寓教于爱，言传身教，把自己真诚善良，勤劳俭朴，好学明理，是非分明的优良品格和勇于奉献，乐以助人的处世准则传递给了我们。这笔珍贵财富让我们受益终生。在中华历史中，历经千秋万代，出自千家万户的家教祖训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源泉和基础，经过时间的锤炼、升华，造就了多部千古不朽的巨著。也造就了历代的民族精英。父亲，你就是致力于中华文明宏伟工程建设的千千万万人群中的一员。我们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如有来生，我们都愿再做你的子女。

缅怀之情勾起内心忏悔，由于不言而喻原因，对父亲我们关心太少，尤其极左思想泛滥给你造成极大压力和痛苦的时候，我们是那样地无奈、无力，而你却愿为子女牺牲自己的一切，我们现在换位也成了父母，有了自己的子女，这才真正体会到父爱是那样无私，那样真切，那样深情。

敬爱的父亲，你生前曾说要“争取活到 90 岁，看看世界怎样变化”，可是残酷病魔夺去了你美好的愿望。你逝去的这十年，是我们国家翻天覆地变化的十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后，更是鼓舞人心，以习近乎为首的党中央为全国人民展示了无比美好的宏伟蓝图，“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大好形势和美好生活，实现你未尽的遗愿，争取活到九十岁，向百岁迈进。

敬爱的父亲，我们要告诉你，你的孙辈都已成立业，在各自的岗位上干得不错，有的已有了下一代，第四代小孙女长得聪明伶俐，乖巧可爱，我们经常给她看你的照片，让她从小了解你，学习你，你已当上祖父了，所以，请你不要再牵挂我们，全家老小希望你老人家在天之灵永远安息。

你的儿子：左刚、左六一

你的女儿：左清新（执笔）

2013 年 6 月

[\(回目录\)](#)

李耀祖女儿的信

李飞虹

叔叔你好！

时间过得真快，我父亲李耀祖离开我们已快满 12 年整。父亲离开后的日子里，“四四萍踪”和您，以及其他一些叔叔会时常呈现在我脑海里。起初我很害怕会想起父亲的一切，每年的十二月到五一之间的日子我都会难受，总是要刻意去掩盖那些记忆，不想去触碰。或者时间的飞逝能使人忘记一些伤痛，最近几年上述那些感觉好多了。在此还得请您和“四四萍踪”的叔叔们原谅晚辈多年一直没有问候的不敬之处。

[\(回目录\)](#)

四、级友动态

44 级友和亲属半年动态

(2013 年 3 月-8 月)

编辑小组

陶世民：（孙子陶冶 3 月 15 日电子邮件报道）爷爷今年身体状况良好，春节期间游昆明、大理、双阁、西昌，稍显疲惫。今日恰逢周末，带着爷爷到成都青城山扫墓，他即兴创作诗一首：

青城后山五龙沟，青山绿水万古流。

亲人逝去随水走，留下思念传千秋。

黄拯民：（电子邮件）今天早上雅安芦县的地震，我在重庆也有感觉，其波动的方位和 2008 年汶川大地震的震荡波基本一致，只是震幅小得多，重庆地区没有什么影响，请放心。明天（7 月 1 日）去郫县度暑，以后只能用邮件通信，或以短讯联络。

（第二次电子邮件）因老龙体况不佳，我和老龙又回到重庆，一下子从凉爽的郫县进入重庆这个大火炉，热得不是一般，因为要去就医，也就顾不得了。

前不久，川西连续数日强降雨，造成重大灾害，由于都江堰地区暴雨，原 512 地震后的山体均已震松，一旦大雨下来，很容易造成泥石流灾害，你们也许已经从电视广播上看到了情况很惨，郫县因为来水太猛，沟渠里的水也都上了街，所幸不久就退了，还没有造成重大伤害。因为水质太差，以致地区生活用水停水，连吃水都不能保证，我们还真实地体会一下少水地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第三次电子邮件）我和老伴于 12 日返渝，今年就不再去。知道山西齐璧琴去世的消息，很惋惜。我们在世的人就要更加珍惜自己，好好过好日子，现在大家都已进入老年，算是高危人群，能自己照顾自己就要尽量自己管好自己的事。有病不能拖，积极的医治。我就是这样度过每一次病痛的。

祝中秋节快乐！

2013. 9. 14. 17: 00

邓林欣：（自述）尽管目前尚无重大疾病，但毕竟是年老体衰了，尤其是视力极差。既不会用电脑，握笔书写也感困难。就连电脑上放大字号到一号字后，还要用放大镜来逐字凑近了辨别，有时干脆是让子女念给听。至于行动更是离不开子女的扶助。虽然每年一次往返于武汉北京之间，但都有子女相陪送。目前能做的也就是打电话或通过子女有限的时间进行网络联系。

齐璧琴：（学生小陈报道）“齐奶奶 4 月因为血红蛋白低（贫血）住院，后来发现是由于痔疮导致慢性出血，经输血治疗有好转就出院了。5 月 22 号复查血常规又发现血红蛋白降低明显，所以周二就又住院，昨天和今天都输红细胞。医生准备再观察一下奶奶的血象情况。因为上了年纪，白细胞和血小板高，加上下消化道有点问题，所以医生也不太敢用药，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学生小陈 8 月 21 日第二次报道）我是曾经照顾齐奶奶的学生小陈。齐奶奶于本月 19 日上午 10 点半离开我们去了天堂。由于我 7 月初毕业离开学校，也就离开了齐奶奶家，到了成都工作，出发前齐奶奶就住进医院，诊断是结肠癌。考虑到奶奶年龄大了，也不想太受罪，只是支持疗法，未进行手术等治疗。之后我主要是电话同奶奶的女儿联系，了解了点齐奶奶的状况，在美国的小儿子也回来照顾过一段时间，老人离开的时候，大儿子和女儿在身边，没有太多痛苦，还算好。

郑仁伟：自从 2012 年摘掉“肺炎专业户”帽子以后，迄今一年多，还没有因肺炎住院。看样子专业户的帽子摘定了，可喜可贺！肺炎是老年人的大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多保重。

喻永绥：从成都回到乌鲁木齐几年后，2013 年终于又在成都露面。协助 44 通讯联络员陶世民联系成都级友，做好 44 家庭影集照片收集工作。成都侄女许平住所在 6 楼没有电梯，现已迁住有电梯的侄儿家。

梁珊珊（梁国培孙女）电子邮件：爷爷您好，谢谢您特意发邮件联系到我 我的爷爷一直很珍视 44 萍踪

我收到了有电子版附件的最近一期的“44 萍踪简讯 122 期”和“南开 1944 级 20 次旅会影集”的邮件。我现在在美国 我的邮箱地址是 shanshan525@163.com。我的爸爸（梁平，我爷爷的二儿子）还住在北京。他的手机是 13910821059 家庭住址是 北京市西城区冠英园西区 26 号楼 3 门 502 号。关于选送家庭合影的事儿，我和我的姑姑大伯商量一下会尽快发给祁延爽爷爷，谢谢您！ 珊

珊

李珏夫妇和申洁如：2013 年 5 月 28 日李珏携夫人杨美娥、秘书赵东芝，从北京飞抵广州出席有关地震预报等问题的专家会议。30 日中午应约参加广州 44 级友第二代出面组织的欢迎午餐聚会；31 日下午飞抵南宁看望老大哥丘第荣。6 月 1 日，李珏一行暨丘家父子到机场迎接西安直飞南宁的申洁如，竟然演了一场“对面不相识”的闹剧（另有报道）。在南宁聚会、交谈、游览之余，申洁如和赵东芝两人，抽空兴致勃勃去北海市雨中遨游银滩。6 月 6 日申洁如与李珏夫妇等辞别丘大哥，各自飞返西安、北京，共同完成一次有历史意义的 4 城市级友小聚活动。

俞寿颐：7 月初，在南京冒暑走访了祁延爽、刘秉公、楼雪明三家。据说：祁兄患老年失忆症，家里请有一位 24 小时贴身陪伴的男性护工，另有一位钟点工帮助夫人料理家务，所以祁兄优哉游哉，可以在护工照料下在校园内散步。他能吃又能睡难免心广体胖。俞兄问他：“认得我不？”，点头说“认得”，却叫不出名字； 秉公兄独居家中经常卧床不起，子女不常来家看看。请了一位男性保姆，掌管全家事物包括现金采购，刘兄见到俞兄，瞪大眼睛说“不认得”； 楼雪明一人独居，生活尚能自理，但是感到孤独。

蔡恒：身体状况比较稳定，可以由保姆扶持下楼，自己推着轮椅锻炼步行。今年7月某日，突然接到自称是“李汉浩”的人，说已来到西安，蔡兄高兴异常，把自己的一本著作，题上字准备赠送李兄。不料，来人在电话中说：急需借用两万元，蔡兄感到诧异与女儿商量研究，认为数额大用途可疑，终于没有上当受骗。

郝秀真：（女儿纽文洁报道）母亲大约是在过完生日后两个月，发生过脑溢血或脑梗，目前能睁眼看，但是没有认识人和表达感情的能力，双手无知觉，只有右腿能弯曲，每天要吸痰数次（开始痰罐里都是鲜红的）非常受罪，每次吸后老妈用牙使劲地咬嘴，把嘴唇咬了一个破洞，始终不能痊愈。主治医生也说已无回天之力，没有任何希望，只是耗时间，目前国家没有通过安乐死的法律，只要住在医院就得全力抢救。因为妈妈清醒的时候没有留下意见，儿女们也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活受罪。想想我的母亲是一个那么善良的人，却不能善终，真是老天不公啊。因心情不好，工作又累，放假了还在编写培训教材，因此没有及早回复您，请给予谅解。祝您保重身体。

沈同葆的信：刊物收到，照片很多人认不出来了，几十年由青年到老年变化多就认不清了，但是看了还是开心的。我是1921年10月份出生，也算高龄了，身体还可以，一切生活可以自理，例如洗澡等，家务活我是不做了，儿孙照料得很好，成了饭来张口的清闲人物，每天早饭是牛奶、面包、鸡蛋，中午有时吃面，我喜欢吃鱼虾，肉不爱吃，现在患胃反流，吃多了就要反胃，所以就少吃多餐，高血压用药控制，从07年开始服用交大的灵芝破壁孢子粉（每天3包），感冒很少，有时要关节和全身酸疼，吃片止疼药也解决了，睡眠要吃半片硝基安定，但多梦，白天也能睡1-2小时，戴上眼镜可以看小说，电视也看，我住在四楼，所以不大下楼，上楼要分段进行，有时必须外出，就拿上手杖，可以走半站路，下个月要去体检，女儿陪去。

我心态比较好，不容易生气，上海同学过去常聚会，现在年老了，很少碰面了，行动都不是太方便。我老伴07年走了，很寂寞，只好看小说打发日子，今天我去复印了几张照片，不是很好，是用老照片翻印的，现寄上，不知能用上否？
2013-3-28

喻永绥：在电脑传上的照片4张，该已全数收到，麻烦你了，谢谢！本来我住在外甥女许平家，是六楼，无电梯，年纪大了，上下楼很吃力，无奈，只好迁住侄儿宋阳家，住八楼，有电梯，上下楼轻松多了，住处还宽敞，我一人住一室约12-13平米，环境尚好，交通方便，侄儿家人不多，他们夫妇和一成年女儿，白天他们3人上班后，家里就我一人，很安静，看看书报、电视，散散步，自得其乐，新住处还能适应，打算长住了，我的新地址：

610013 成都花牌坊王家巷26号泰丰御园2-2-061 电话：028-87769628 2013-8-2

蒋世承：今年8月26日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李汉浩”、心脏病发作已住进医院。第二天又来电话说：检查结果需要放一个5万元的进口支架，要求汇款给他。蒋兄问他的工行账号，对方却说只能从邮局寄。蒋兄感到蹊跷，听听声音也不对。于是打电话问老李又问周月华，才拆穿西洋镜。

编者按：当今骗子太多，花样翻新防不胜防，级友老年生活有保障，一般不缺钱花，遇到要求寄钱的事，一定要慎重。

[\(回目录\)](#)

武汉 44 通讯联络员报道：

邓林欣

去年的 11 月 2 日我曾有机会由两个女儿陪同驱车前去看望吴驯叔，回来后本拟写一篇驯叔近况的报导。但通过电话了解到她的侄女吴红来汉看望她，并为她筹办生日聚会。我即与吴红女士电话联系，请她为《萍踪》122 期写稿介绍吴驯叔的近况及有关信息，同时还请她为 123 期（影集）选送几张照片。她很热情，立即应允并很快发给了我。现如数发给你们。前不久，得知梁国培级友去世的噩耗，心情很是沉重。就在去年 9 月 18 日我离京前与他通过电话，他说因感冒住进医院并说国庆节将出院回家，要我代他问吴驯叔好，并说下次我到北京时希望能聚会。万万没想到这次通话竟是诀别！真是人世无常。但愿我们这些幸存者保重身体保持良好的心态，为了亲人为了朋友为了更多地看看这个世界而长寿。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健康愉快全家幸福。

2013 年 1 月 3 日

[\(回目录\)](#)

福建 44 通讯联络员报道

郑仁伟

一、我的近况：近一年以来，我注意了生活规律，加强了保健，身体尚好。总算争气没犯“肺炎”旧病，没有去住医院。但究竟是快步入九十高龄的老人了，精神和脑力大不如昔，听力渐衰，接听电话感到困难，写字手也不太听话，有些发抖。因此和亲友、级友少有联系，生活简单清静，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有些寂寞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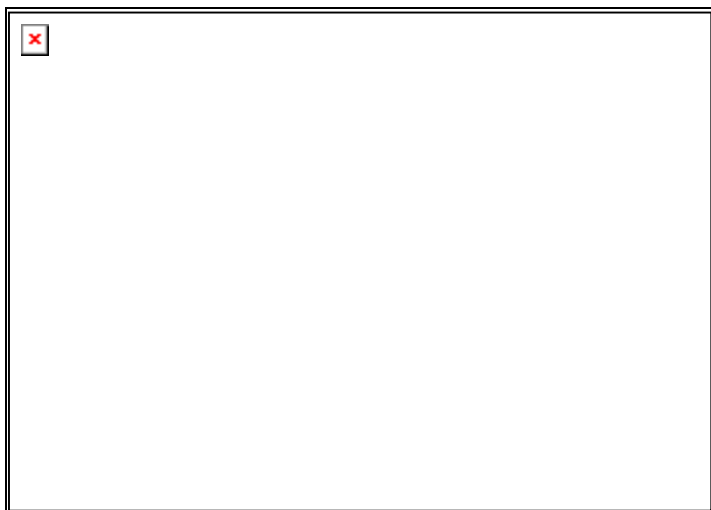
二、鼓浪屿管委会近来大力整顿小岛的工作如：每天限游客的人数；严格管理小商小贩，因此减少商业气氛还原了一部分小岛的宁静和优雅的原貌。天气好时我坐轮椅到街心公园去转转，欣赏外面世界的精彩，放飞心情，开阔胸怀给老年的生活添加些活力。

最近听到亲友、级友仙逝噩耗或患重病的信息感慨万千，这是自然规律奈何！

吴驯叔近况的报道

吴 红

我是吴驯叔的侄女吴红，我在泰国定居。近几年，因我姑姑的身体不太好，故常常抽时间到武昌看望和陪伴她老人家。在姑姑的家中看到了近几期“萍踪”杂志，我为您们同学之间的真挚友情所深深感动！您们都是髦耄之年的老人，分别居住在全世界各地，虽然路途相距遥远；可您们的心却贴得很近很近。您们用智慧和努力，克服着重重的困难，通过各种方式互相支持和鼓励，牵手漫步在人生的道路上。您们热爱生活；珍惜生命；重情重义；相互鼓励的精神和力量，感人至深！而您们所做的和所付出的一切，都是作为晚辈的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永远学习的。



下面我简单的介绍我姑姑的情况：就我所知，大概是在2005年左右，我的姑姑身体开始不大好。之后，还曾经因抑郁症在武汉的精神病院住过院。因为精神病所用的药及服用大剂量的安眠药，使姑姑的记忆力及语言表达能力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2009年表弟子久回国探亲，将病重的姑姑从精神病院接回家中，经服用中药和西药结合调养，姑姑的病情才得以逐步得到改善。

2009年的冬天，与姑姑相濡以沫60多年的姑父林少宫教授病逝，使病中的姑姑更多了一份寂寞和伤感。家中只有保姆与姑姑朝夕相伴。这些年来，姑姑所幸受到从中央(国台办主任陈云林先生亲自关照)以

及湖北省政府;华中科技大学, 侨办;统战部;侨联等各级领导的关心, 特别是姑父林少宫教授生前的学生;如今都是誉满国内外的经济学家田国强教授等人的殷切关心, 还有子美, 子久表弟的同学和至交好友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 使病中孤独寂寞的姑姑备感温暖。近两年, 姑姑的身体状况及语言表达能力明显有了进步。从“萍踪”杂志中, 姑姑感受到老同学的关心和深情厚爱, 只是无奈健康的原因, 无法畅通的与级友们互通信息。这次我到武汉陪她老人家过86周岁的生日, 离别前, 姑姑亲笔写下了几句话, 借此, 谨向老同学对她的关爱, 表示衷心地感谢! 并向各位级友及家人表示最诚挚的节日问候!

吴红敬上

傅聪远李群女儿来信

傅文洵

伯伯：你好！选了我父母不同时期的 6 张照片，可根据需要选用，不知是否符合要求？还需要什么，请尽管吩咐。祝刊物出版工作一切顺利。

我是傅聪远的三女儿傅文洵，通讯地址：北京西城区双柳树头条甲 1 号 111，邮编：100050，手机：13901238465，座机：010-63561491

顺祝您身体永远健康！（[回目录](#)）

45 级校友来信

编辑小组

汪兆悌：收到 44 级友赠《旅会影集》，非常感谢，我曾多次参加 44 级友旅会，在旅会影集中亦有本人的形影，引起我许多对学哥学姐们美好的回忆。

屠幼章：收到 44 萍踪旅会影集，谢谢！影集不仅印刷精美，内容更为感人，它记录了 60 年同学的情谊，更体现了南开精神。 2013-8-5

胡允成：寄给我的南开 44 萍踪影集已收到，多是些珍贵老照片的汇编，我正在逐一细细观赏，谢谢！ 2013-8-12

罗明铨：收到 44 旅会影集后，回赠了一本《罗明铨人生随笔》一书，厚 435 页，谓“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家人、亲朋好友和我最爱的学生” 2013-8-5 米寿之年

杨挺生（毓奇）：承蒙厚意，赠送《四四萍踪旅会影集》，如此珍贵礼物，学弟首先致以十二万分谢意，它是诸位学长，首先是延爽兄辛勤、呕心与热情操办的结晶，学弟此生游览景点不多，但数度反复欣赏此影集后，吾也恍如跟随着诸位学兄、学姐们畅游了一通。浏览此集后，百感交集：回忆当年在南开校园中还是活泼乱跳的小伙子、小姑娘，而今经历了数十载沧桑岁月，都已是老态龙钟、银鬓皓首的老人。但从影集上各位学长的表情中，可以体察到有一点是共同的，还未褪色，那就是生生不息的《南开精神》——“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我俩从未谋面，即或在南开校园嬉戏过，在经历了六七十年的风雨年代后，若有幸在市集上碰面，恐也不一定相识了！但你那赠送影集照片中的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校门、芝琴馆、范孙楼、忠恕图书馆、以及每早作集体操的运动场，它们可一下子拉近了我俩的友情，这也可能就是“触景生情”的内涵吧！？

学弟常居贵阳，前些年常年来往于贵阳-上海间，每年三个季度留沪，一个季度回筑，过着候鸟式的生活，近来年世已去，走不动了，准备“落叶归根”。我们留沪的 45 级友在前些年尚可走门串户，这些年也不行了，只能在 E-MAIL 上相互通通气，或逢年过节在电话中互致问候。 2013-9-1

[\(回目录\)](#)

五、重要公告

1、征稿启事

124 期萍踪简讯将在 2014 年 4 月出版。主题是：“继续议一议我们的 44 萍踪”。

本期“话说萍踪”栏目，议论虽然不算热烈，但是依依不舍之情溢于言表。对于萍踪今后，归纳起来有三种想法：宴席散了吧、建议随意安、还有三阶段。请大家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议一议萍踪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 44 级的一个平台，欢迎大家随心所欲，写你想写的文稿。

来稿请同时发送给：

hanhao1925@163.com

13317800660@163.com 以及 wxiying@163.com 三个网址，以利分开保存避免丢失。

手写稿件请邮寄：《114008》辽宁鞍山铁东区解放东路 38 栋 68 号 10 号楼东二单元 1802 号郑荣英。

[\(回目录\)](#)

2、讣告

兹告知：旅台南開校友會秘書長 **陳志正** 先生已於 2013 年 5 月 9 日過世，將於 5 月 22 日在台灣新北市鼎佑會館公祭。

台

湾 44 通讯联络员 陈 豫报道

齐奶奶 (**齐璧琴**) 患结肠癌，于 2013 年 8 月 19 日上午 10 点半离开我们去了天堂。
齐奶奶学生小陈报道

3、南开四四萍踪帐务（六）

财务总监 周月华

日期	事由	收入(元)	支出(元)	结存(人民币)
2012. 10. 16	上期结余（见 122 期 118 页萍踪）			36182. 16
2013. 4. 8	付南京祁延爽 122 期及影集邮费		4707. 50	31474. 66
2013. 4. 8	付南京祁延爽 122 期及影集邮费		47. 08	31427. 58
2013. 5. 17	陈豫捐款	466. 00		31893. 58
2013. 5. 17	陈豫为陈志正购花蓝（详见下说明 2）		466. 00	31427. 58

说明：

1. 以前萍踪款支出费用汇给南京延爽兄均由杭州招商行汇出，汇款费用每次为 3.00（人民币），这次因为杭州工商行（搬至我居住附近），我就贪图方便，到工商行汇款，不曾想到他们要收取 47.08 元的汇费（见附件），当时就感到后悔，但已经办好手续，再退又觉得不好意思，想想就算了，吃一堑长一智，今后如办类似汇款，先问好汇费如何计算，要多少钱，然后再继续办汇款事宜，真的对不起，多付了 43 元钱。

2. 5 月份台湾陈志正兄仙逝，我与汉浩兄商量请陈豫大哥代表 44 级友在台购买花蓝为志正兄送行，费用问题待陈豫大哥来大陆旅游时，由我在 44 萍踪集的捐款中开支归还。2013 年 5 月 17 日接到陈豫大哥的邮件：月華學友：轉來 E-Mail 已看到，陳志正學長公祭時，四四級校友致送的高架花籃，已訂妥將於下週三送到公祭場所，屆時袁昌炎及本人均將前往並代表四四級校友致哀悼之意。花籃費用不必來往歸墊，可轉作個人支助四四萍綜的經費。計新台幣 2,000 元，折合人民幣為 RMB466。可逕予處理。陳豫謹上

在这里我代表大陆 44 级友感谢陈豫大哥的赞助，谢谢了。

周月华 2013.6.20

[\(回目录\)](#)

六、编后的话

本期 44 萍踪简讯，在级友平均年龄已达米寿之年，经主编王希莹（级友吴锦瑛的女儿）之手，又和大家见面了，可喜可贺！

本期“话说萍踪”栏目，许多级友和亲属，话说了对于 30 年萍踪的评价和喜爱；对萍踪的今后，提出一些见解和期望，可供思考、研究、讨论。希望下一期萍踪简讯，有更多的来稿继续话说。

丘第荣老大哥集物理化学、宇宙天文、考古地理、佛学哲理等等之大成，潜心思考大彻大悟，给萍踪简讯送来一份，振聋发聩触及灵魂的“来路便是归途”大作。拜读之余想明白：人生百岁与宇宙亿亿亿……年相比，多么微不足道一瞬间。匆匆过客！世间还有什么“心结”不能解？更有什么“坎儿”过不去？豁然醒悟放下重重思想包袱，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吧！

怀念故人栏目，有级友怀念已故级友，更有子女对父母的怀念令人动容。马骊平三弟，从他编撰“我所知道的父母双亲”长篇家史著作中，摘录“我的父母双亲”，使我们了解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他们父母的革命情怀与活动，令人肃然起敬。

级友和亲属动态，一直是大家关心的栏目，吴驯叔侄女吴红等人的报道，反映了级友亲属

们，对 44 萍踪、各种活动的关怀、鼓励。我们深表感谢！

年龄增长、视力减退。从本期开始，四四萍踪正文字体，由 4 号字加大为 2 号字以利阅读。

为了节省邮费，本期萍踪与 44 家庭影集、2013 版通讯录、网址同时邮寄，以致延迟一些时日，尚希见谅！

[\(回目录\)](#)

[\[Close\]](#)

弦歌数载情何限